

孤鴈

王以仁著

ECNULI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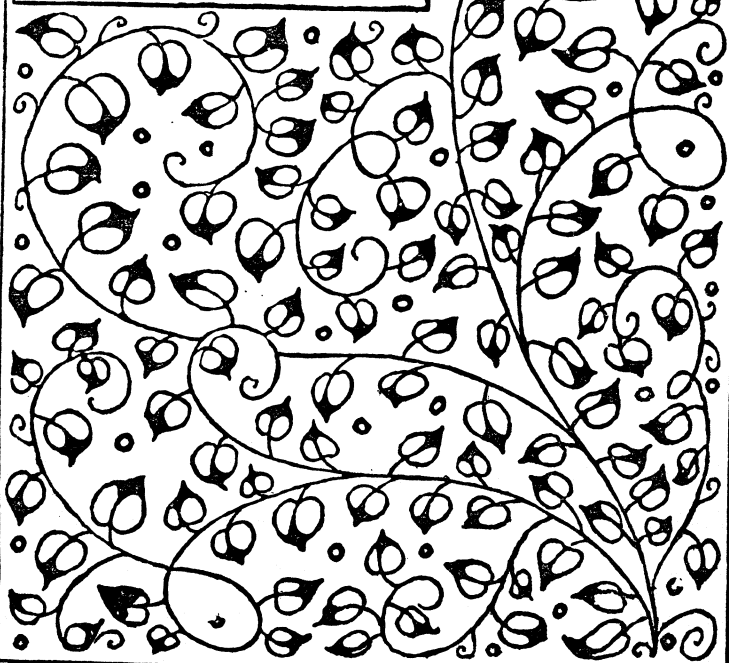
10009815494306

雁

王以仁著

■ 文學研究會叢書 ■

1935



目次

我的供狀(代序).....	1926.1.	一
孤雁.....	24.8.	一
落魄.....	24.8.19	二
流浪.....	24.8.12	四七
還鄉.....	24.4.27	七五
沉緬.....	24.5.29	一一一
殞落.....		一四五

目次

—

我的供狀（代序）

——致不識面的友人的一封信

KP足下：

我今天正在整理我久已沒有整過的案頭，無意中在一本詩集裏面翻出了你兩月以前寫給我而我沒有給你答覆的舊信；我重取來細細的讀了一遍，啊，本來不想寫信覆你的，現在覺得不能不寫一封信來覆你了！

我是一個天性生成的愛在外面過着流浪生活的畸零者，——或許是我的命運注定我一生永無寧居的一日也說不定。——我的行蹤絕似那天邊飄流不定的浮雲。暑假

以後因爲一個朋友的介紹，勉強在這里像囚徒一樣的過了半年的生活；許多故友差不多都不知道我近來是躲在這山川環抱的地方過着隱居似的生活；但是素味生平的你，K P君，不知你卻從那里刺探出我的行蹤，居然不嫌棄我這孤僻乖張的畸零者，肯誠懇懇的寫出了這樣像十年老友似的信來勸慰，來詢問我最近的狀況，啊！不相識的老友呀！我怎能不誠心誠意的五體投地來感謝你呢！

實在我最初看了你的信時，想寫封覆信給你的勇氣，早已像夏日我口中噴出來的呼氣一樣的追尋不出牠的痕跡了！K P君！我的感情是像薄薄的冰，經不起重的打擊的！雖然我的年紀已有二十多歲，卻還如只有五六歲的小孩，受刺激我的淚珠便會陸續的滴了下來。K P君！你的信，我讀了以後，我的腦筋激，火山噴裂了一樣的狂熱，若不是我的前後都有許多學生環繞着我住着，我怕要像新孀的婦人聽到外界說她不貞的譏諷似的在放聲痛哭着了！但是，K P君！人生到了歌笑哭罵的自由

都被剝奪得乾乾淨淨的地位，還有，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啊啊！這都是我自已尋來的煩惱，我卻也不能怨誰！

我的作品——不過我這幾篇不成材的東西，配不上稱為作品的。——發表了以後，像你這樣說受我感動的來信，我已收到了好幾封；卻儘有許多人在罵我是無病呻吟的。K P 君！我的呻吟實在是是我自己的病的表徵！我一生專好在自己的腦袋中，築起重重疊疊的空中樓閣，我便在這樣幻想築成的樓閣之中，蟄居着像嚴霜封蓋着，寒蟲一樣，有時我的幻想被現實的境遇擊成粉碎，我的心頭便泛起了一陣陣失望的悲哀！K P 君，我的幾篇不成材的小說便是我的幻想被現實打碎以後飛下來的水點。我時常在幻夢中夢想着我未來的生活情形，現在雖然還沒有身嘗着失業的痛苦，但是在前年江浙戰爭給我的影響，已經略略使我知道失業的悲苦情形。我的那篇孤雁和落魄便是在這個時候寫成的。孤雁的事實，你猜說是我自己的事迹，我就承認是我自己的事迹吧。在前年

暑假出來的時候，我實在是窮得這般利害的。落魄的事實卻不是我自己的事迹了。不過寫落魄的時候，我的心的確是非常的難受的。說到這裏，我又要想起前年那時的情形啊！K P君，我索性把那時實在情形對你說了吧。前年我到上海的一天，正是戒嚴的時候，也正是離開戰事爆發的三四天的時候了！在戰爭期間裏，我在那邊任課的學校雖然還沒有關門，但是靠着A省津貼的省費，卻已經被那位「爲國盡力，爲民除害」的M督軍提去充當軍費了。在目下的中國，剝削了極少數極少數的教育經費，去供給那些「爲國盡力，爲民除害」的實在則萬民咸怨的督軍去買鎗彈，是平常到比「吃飯撒糞」還要平常的事體；在沒有經歷過許多困苦艱難的我看來，卻已經比「吃糞」還要難受，比「撒飯」還要希奇的了。K P君，我受了這一層影響，窮到在馬路上買幾顆牛奶糖和花生米在路上閒吃閒行的錢都沒有了，我怎能不深深的感受着失業一樣的痛苦，怎能不深深的感受着失業一樣的痛苦呢！K P君，我雖沒有像落魄那篇裏面所說一樣的走上斜橋

的外面去實行自殺，我的心裏想起了自殺的念頭，恐怕比我眼前的眉毛還要更多；——雖然我一生永不能數清我自己的眉毛的根數。K P君，處在這樣的境遇當中，我的那篇落魄，怕不是無病的呻吟吧！

後來到了戰爭終了的一天，便是我最感困難的一天了！不負責任的我們校中的校長，到了這樣山窮水盡的時候，我們去找尋他的蹤跡，卻和在黑夜當中找尋着人影一般的艱難！——這一層我若不細向你說明，你恐怕要有許多懷疑吧！K P君，現在的中國人，想去撈錢來供給自己去享樂，除了背上了槍砲把人民的性命當做草菅似的去搶劫虜掠以外，再也想不出別的好法子吧！可憐我那多妻多子負了兩個家庭責任的校長，也想利用這法子去發一筆橫財；他在戰事初發生時便拚命的去招徠了一班無賴去當新兵，他自己滿心希望以為事成以後自己可以得到一個營長的職司；K P君，誰知他走上了錯路，戰事終了的一天，便是他隱身匿跡的一天了！自從他隱匿了以後，我的學校便不能

不閉着大門；我也不能不離開上海回家了！K P君，我那時窮困的情形，我已對你說過了；我那時回家，那里還有川資呢！後來寫信給我的朋友鄭君，從鄭君那邊借來了廿元錢，纔勉強把以前當了的棉袍贖回來，纔趁那時載我出來的一隻輪船回去！K P君呀！你想我那時的情形不是困苦到極點；我的落魄還能說是無病的呻吟嗎？

受了現實的重重的壓迫，我的思想變成了病態的思想；差不多每日在我的腦裏盤旋着的只有失業的痛苦和飄泊而墮落的生涯；最後在我的腦裏泛起來的高潮，便是用墮落的手段去自殺了！K P君，以後的情形我也曾在另外的幾篇小說裏面描寫過的，這幾篇東西大概不久也可以呈現在你的眼底了。流浪和還鄉是幻想着失業以後在外面飄泊着的情形；沉緬是幻想着回家以後在家中沉溺於酒精和賭博的墮落的生活；結末的一篇殞落便是寫到臨死的情形了！在這六篇作品之中，我自己以為是有一貫的線索可尋的。啊！K P君，假如我的命運當真到了最惡劣的地步，我的幻想的結局，怕就是我真

正的結局了！——不過照現在的情形，我還不致於壞到這樣窮極的地步吧！

你說我的小說很受達夫的影響；這不但你是這般說，我的一切朋友都這般說，就是我自己也覺得帶有達夫的彩色的；而且我在流浪那篇小說裏面，寫到在旅館中經過困難的情形，竟然毫不留神的寫了一段和達夫的還鄉記中相同的事情。我在舒筆寫着的時候，我絲毫沒有注意到我這篇文章是偷了達夫的文章的；等到了寫好後重看時纔發見了出來；但是懶到無可再懶的我，自己也沒有刪改過；這或許要受人家的攻擊和訕笑的；而且我爲了全篇的文氣統一起見，卻也不願再去刪改。這一段你還沒有看到，我特地向你提起的；不久大概也可以看到了吧！

現在要向你說明我作文的態度了。K P君，我想作文的心是異常懇切的。我和我的朋友許傑時常說，假如我們不去好好的做成幾篇文章，我們簡直是浮屍走肉不如的人！但是我們對於別人的文章，評論得是非常苛刻的，自己着手寫的文章又覺得不能滿意；

這種心理有一種很明白的譬喻：我常在馬路上閒行着，看見別人耀武揚威的坐在汽車上面，總覺得這種卑鄙的行爲是不足齒數的；但是當我自己坐在黃包車上，自己又似乎有點光華的樣子。K P君，這恐怕不僅我一人如此吧！所以我一面自己很想努力去作成幾篇小說，一面在寫的時候又使我覺得自慚形穢！這樣矛盾的思想，怕是寫不成好作品的主因！

我的生活有時覺得是太離奇，有時又覺得是太平庸了！一個人的生活，我以為應該在巨濤猛浪當中拚着自己的生命去過艱險的生活，纔能寫出有生命的文章來；我的生活不過是池面中微風吹過時暈起來的一個微微的縐紋，我那里會寫出有生命的文章呢！我的幾個朋友常常說：苦的時候苦到了寫不出文章來；到了稍爲安息的日子，卻又不想做文章，即使提筆去寫也找不出動人的材料。這也是我寫不成好文章的主因。

彷彿是達夫說過的，——我又提達夫來了。這是我的嗜痂之病呢。——孤單的淒清

就是藝術的酵素；仿吾說，藝術是因爲反抗這種孤單的淒清而生出來的。我覺得他們的話給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我常常在孤獨的時候，細細的體驗着他們說話之中的深味；我早就想寫一篇論文叫孤獨與藝術的；但是題目想好一年多工夫，文章卻依舊還沒動筆去寫過一字；現在把我的這層意見，在這封雜亂無章的信內對你剖白了吧。孤獨的生活的確是包含着豐富的詩趣的；每當深秋傍晚，獨自出沒於蘆葦叢中的時候，每當更深人靜獨自在悄無人聲的小齋中觀書，隱隱的聽見了隔牆樓上的少婦在哭她新喪的丈夫的時候；每當冬日晶瑩，獨自在溪畔的枯柳陰中閒行，偶而聽見隔溪傳過來幾聲搗衣的杵聲的時候；每當夏日停午，沉靜的院中，半點人聲都沒有聽見，只聽見微風掃過簷前，鐵馬在叮咚的響着的時候；每當月明之夜，獨自在曠野之中徘徊，飄飄幻想，彷彿要飛上了半天，而遠處的簫聲，悠悠洋洋的吹入耳鼓，兩眼中的熱淚，不期然而然的滴滿了衣襟的時候；每當黑夜在阡陌之中躑躅，脚下的泥塊阻住了脚步，眼前在閃爍着星光萬點的

螢火，遠村又隱隱的傳過了幾聲犬吠的時候；每當雪月交輝的靜夜，獨自踏雪夜游，俯看着地面的水渦的積水，在漸漸的結成芭蕉葉孔雀尾的形狀的時候；每當獨自一人，攜着老酒，走上了死人的墓上，——尤其是少女的墓上，一面狂飲，一面感着人生的飄忽，自己的生命不久也要和地下的死人一樣，長眠不醒，而放聲高歌痛哭的時候；每當……啊！說不盡，說不盡！K P 君，這樣的生活不是令人悽然，不是令人充滿了藝術的性情的生活嗎？K P 君，這樣孤獨的幻想，就是我這幾篇文章的來源。你說使你心中很受一些感動，你試到了以上的幾種情形，你的心能不受感動嗎？

說得太遠了。我就此收束了吧。我希望以後你能够多寫幾封這樣使我感動的信給我。我以後的通訊處你去問問全平是能够知道的。

雁 孤

缺 页

孤雁

徑三：

你們走了以後，茫茫的海門，就只有我一個人留着了。海門的狀況你是知道的。滿街都排列着腥臭的鹹貨。使人心身感得發厭；我一個人很無聊的在街上踱來踱去的走了一回，我覺得我的心比空中的浮雲還要飄渺，飄忽的游絲還要不着邊際了。那時候若有一個人肯來和我說話——不要怎樣密切的安慰。也不要怎樣濃厚的情話；只要他能夠說一句：「以仁，你怎麼一個人在這里飄流着呢？」我就要爲他這句話而淚下！我情願跪倒他的跟前，說他是我的唯一的知友徑三！在這樣龐大的地上，聚集着如許衆多的人

類，只能如螞蟻一樣的各自爬行着——不，螞蟻爬行相遇時還肯用兩只觸鬚輕輕的相觸了一下，只有那螞蟻不如的人類纔糞蛆一般的輕率擠過呢？在這樣荒涼的島上，誰肯來和我作一句於彼無損的老生常談喲！

於是我決計到赤城日報社去找我住宿的地方了。走盡了那條馬路，懶洋洋地一步一步顛走上了幾級石級。米灰色的浮雲，在空中氤氳着。那東方山頂上峙立着的石塔，像童話中的巨靈，儘管睜着兇惡的臉孔，惡狠狠的向着我。我那時若有點勇氣，我的身體早已和輪船一樣的駛出海口了！可憐終究是一個弱者，依然只能一步一步的向着報館走去。

走進了報館，那知他的室內，也正和我的心內一樣空虛；我喊着記者的名字，連我自己的回音也沒有聽到。我頹然的坐在椅上，無聊的翻閱着幾張報紙。心內不定的思潮，在一往一迴的旋繞着，像轆轤一般的牽捲，海潮一樣的汹涌。縱令我的眼睛睜得和那金剛的眼睛一樣，但是報紙上的字句，無論如何一字都不能留在我的腦際。我便瞑目呆坐了。

一回，又慢慢的獨自向街道上走出來。

我的兩腳在機械般的搬動着；我的神經已陷入了睡游的狀態。在我的眼前走過去的，我不知他們是穿着人的衣服的走獸或是白晝現形的鬼魅？印在我的腦裏的只是一些令我戰慄而癱瘓的印象。道旁排列着的潔淨整齊的房屋印在我的眼簾裏正如因徒的汙濁的牢獄，我一面在看輕了一切的人類，一面又在懷我自己的腦筋太過聰明。『三』處在我這樣的境地，我的腦筋最好是麻木到和那守株待兔的宋人一樣程度，纔會使我的靈魂安適；偏偏不仁的上帝，要使我和那憂天的杞人一樣的日在愁苦之中度那苦厭煩的生活！『三』那巍巍的上帝，不肯把我生在富裕之家，使我得以朝夕浪費而無貧乏之慮，我倒也沒有另外的煩言；我只恨他既不肯賦與我以多餘的金錢，便不該賦與我以聰明敏銳的腦髓。你知道在黑霧迷濛的道中旅行，對於光芒萬丈的曉陽的希望，是多大的渴望！

我想到了我的同鄉Y女士是在海門的S女校擔任教務的，我便無可無不可的跑去看她。我到海門雖則已經到過了五六次，但是都只有幾句鐘的逗留，所以對於海門的街道，是一點都不知道。我很恭敬的去問路上的行人以S校所在的地方，但是除了以白眼相待或是應了一聲不知之外，誰也不肯多說一句話。徑三！只要這一件小小的事情，已經給我證明世界上人類的漠不相關的情形了！

最後我知道S校的地址和方向，還是一個十來歲的賣糖菓的小孩子告訴的。我真千謝萬謝，總算在海門還會遇着一個天真未失的孩子——我們永遠的精神上的朋友。我重到赤城日報社的時候，已經是吃晚餐的時候了。我已經在Y君那邊吃過晚飯到這裏的，他們要我重吃，我就這樣辭卻了。

太陽的光線，很微弱的從窗上透入；壁上反映着一片浮白，使我的眼簾受了刺激；我的靈魂纔從那渺茫無際的夢鄉醒了回來。我離開了牀上，已經是第二天早晨七點鐘的

時候了。雖則經過一夜的安眠，疲倦和無聊卻依然不遺餘力的侵襲着我的身體；我覺得我的身體已經受了生物學家的解剖過了的一樣，我的脊椎骨已經一節一節的鋸斷，不復相互連接的了。這樣病態的生活，我固然不是第一次的感受；但是像這一次的難堪，我却永遠沒有嘗過。

我吃過了早飯，便到輪船去定我的艙位。我的兩脚不知受了誰的吸引，不自覺的先走上了房艙的一層。大概我頭上戴着的金黃色的草帽和身上穿着一件夏布長衫，在台州或者還能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所以輪船上的茶房還肯跑來和我招呼。我一面隨着茶房看艙位，一面卻把右手伸入袋中數着我的川資。我中心想着從台州到上海若趁房艙而去，至少也須化到四元二角；可是我袋裏的錢不肯替我爭這一口無聊的惡氣。徑三我在邦定那邊借來的五元錢，前天給你的弟弟用去了一元，現在已經只剩得四元了！徑三前天小輪上的船費和前夜旅館的房租，要不是你們替我付了，到今天我身上的錢恐

怕已經不到三元了！啊！我那里還可以趁房艙，我那里還敢於趁房艙呢！而且我的行李還要雇人挑進船內；到上海後的旅館錢雖則還有棉袍可當，但是把行李挑進旅館的挑錢畢竟總要先付，就待當去棉袍，當然也沒有這樣快呢！於是在頽唐之外，又加上了一層驚慌，令我垂頭喪氣。我不及走到那間房艙，就把茶房叫回，托着別的緣故，急急的走了回來。我回轉頭來看那茶房，看見他那種鄙夷的神氣和聽不出聲音的鼓動着的兩唇，令我覺得面紅耳赤；幸而這時我的前面沒有鏡子；不然，我可以看見我的臉孔和那神廟中的關公一樣的颜色了。

匆匆地從上層的跳板走下，又在碼頭上徘徊了一回；纔硬着頭皮走進了統艙。那統艙口的鐵門，直和我家中雞籠的竹門一般大。從赤膊的工人們身上發出來的汗臭，猛虎一般的撲入我的鼻中，令我的胸頭作嘔。徑三！只須我袋裏錢稍須多裕一點，我再也不肯在這里逗留片刻！徑三！不信我今天竟然變成了金錢的囚徒！我後日若有點機會，我定要

把全世界的銀行炸得粉碎！這幾張印着花樣的和大便的利用品沒有分別的鈔票，我一定要把牠盡量的燒成灰燼！怎奈何——怎奈何！我今天竟受了牠的壓迫，令我不得不爲牠低頭！令我不得不爲牠忍氣！我只能向肚皮裏倒流着幾點清淚，無可奈何的在臭氣沸騰的統艙之中定好了我的艙位了。

蹣跚的走上了街上，從一間斗大的店內換來了一元錢的角子；叫了一個挑夫把我的行李從旅館中挑進了輪船的統艙。把皮箱和舖蓋都交給茶房安置好了；纔慢慢的從地獄一般的艙口出來。啊！現在到什麼地方去呢？這又是我的一個大問題了。我在路上躑了一回，依舊只得老着臉皮到報館中去吃中飯了。

雖則已入了初秋，但是正午的陽光，畢竟餘熱可畏。本來已經疲乏了的身體，受了熱氣的攻擊，便不得不頹然的臥在牀上養神。我的兩目微微的矇着，心中滋長着不息的無聊之感，便不禁油然的在我的胸中旋繞。我感覺着便是失戀也沒有我此時心內的難受。

徑三！要是我的命運注定了的要我這樣飄泊，我到也沒話可說。只是——呵！只是我的家庭原來是可以讓我安居的，卻給外人破壞了，令我全家的人不得不陷入了家破人散之境，我還有何話可說呢！我又記起我母親臨別時囑咐我的話，我不禁悽然淚下。她滿心期望着她飄泊的兒子來重振家業，她又對我說要是我一有不是，她便如失去她自己的心兒，生存着也沒有什麼興趣。徑三！我縱有自殺的勇氣，我那里可以安慰我的母親呢！我爲了我母親的悲哀，竟在金錢的勢力下匍匐而行，竟做了人間的弱者！啊！徑三！我的……

暈過了十幾分鐘，神經纔漸漸的回復原狀；無聊的思想依舊在胸中旋繞着。徑三，此時若能有一個我心愛的女人坐在我的牀邊，她能够體貼我心內的悲哀，低聲細語的在我的旁邊安慰着我，我雖受盡金錢的逼迫，也不致於這般傷心。啊！像我這樣有家等於無家可歸的飄泊者，那裏還有愛女人的資格呢！不用說，沒有金錢的人，是被驅在愛神的門外的人了。

催人的氣笛，已經嘯過二次，第三次又在作起淒厲的聲音了。我走出房外一看，日影已高高的移上了牆上。我得不到臭氣騰天的統艙內去度二夜一日的牢獄生活了。我千伸萬謝的從報館中的朋友那邊謝了出來；那知走到了艙中，距離開船的時候卻還有兩點多鐘，深恨船上的汽笛這樣騙人；使我失去一頓可以白吃的晚餐。我只得又上去吃了一碗六個銅板一碗的陽春麵回來；肚皮雖則覺得未飽，但是爲了金錢的關係，也只能把褲帶抽緊，一點便算了事了。

在牢獄一般的統艙之中，卻有一件足以誇耀的事。只有我一人是穿着長衫，其餘大半多是穿着短衣的商人和一些不衫不履的工人。所以統艙的茶房總算以青眼對我；我雖則稍微安慰一點；一想起來心中立覺難受。幸而這時距開船的時候已近了。最後的一聲汽笛叫過以後，開船的鑼聲悠悠揚揚的傳入我的耳中，我的心便和輪船一樣的浮蕩起來，漸漸的沉入了沉沉的夜夢中了。

從迷離的殘夢中哭了醒來，伸手去向眼角一擦時，兩頰上還濡溼着許多淚液。隱約的電燈光線，照在艙面上仰臥着的旅客，絕似一座黑暗的墓中，縱橫交錯的放着許多死屍；輪船的機器的聲音，掩蓋不了那隆隆如雷鳴的鼾睡。我追想着夢中的情境，又不自禁的漣漣下淚。唉！徑三白日的流離顛沛，已够作我下淚的資料而有餘；更那堪在睡夢中又加上我重重的痛苦呢？

我夢見我的母親在房內幽幽的暗哭，稚弱無知的妹妹也在旁邊陪泣。我從外面回家，她看見我進來，勉強抑制了雙淚；我知道她寧可自己暗地傷心，不願給她的兒子知道這些瑣事而心中難受。我看看母親和妹妹覺得心痛萬分。我問她竟爲何要這樣傷心；原來那個沒有良心的破壞了我的家庭的人，不但不自悔恨他的罪惡，反而趁着我家中六口分散的時候，登門辱罵我的母親。她是一個出自名門的女子，這樣家破人散的景况，便沒有人欺凌，她也要傷心落淚。更那堪受人萬般侮辱呢？我到家時還聽見那人的惡罵，我

不禁憤火中燒，我想出去和他拚一個你死我活，怎奈我的母親不許我出房半步。我也只得坐在旁邊陪着哭泣。啊！這雖是夢中的事，但是我家中平日是這樣受辱慣了的，我怎能不流淚呀！

我待到了一絲絲的光明從圓窗上透入，便披上一條白色的絨毯，走上了甲板去觀出日。秋晨的朝氣本來已是特別的清爽，而今在這甲板上沐着一陣陣的海風，更有無限的快意。四圍的小島在蒼茫的曉色中，失去了本來的面目。只一片白茫茫的令人心醉的景色籠罩着，分不出天和水的界限，層層疊起的浪花，在船身的附近露出微微的銀白色的光線。我不辨方向的呆站了十幾分鐘，遙看着一層金色的光芒突起，片片的浮雲，也映成了紫羅蘭一樣的色彩；我纔知道那紫色彩雲所在的方向是日出的東方。嬌羞的太陽漂着一層薄沙似的曉霧，漸漸從那一碧無際的天海之交上升，海水反映着，變成一片黃金似的顏色。船在微微的暈動着，我茫然的情緒被海風吹織成一縷縷的愁絲，和燦爛的

陽光一樣的向周圍四射。那海中風飄浪擊的孤島，隱約的印入了我眼，使我想到了我所處地位正和牠一樣的飄搖在風雨之中，感傷的情調，又重在我的胸頭湧起。一面又想起昨日的情形和夢中的悲憤，我便恨不得即時把我的身體投入海底葬在大魚的腹內。我想此時我的身體若能像一顆露珠被滄滄的海風吹散得一點沒有形迹，那我的無限的悲苦和淒涼，也可以和骸骨同歸於烏有了。實在說起來我二十三年的生活，何嘗有過安樂的一日。在我的家庭未破以前，我的祖母也非常的寵愛我，不用我去愁衣愁食，原也可以算是比較令人滿意的生活；可惜我這些安樂的日子，不是幼少無知，便是在疾病顛危中度過了。等到我的祖母死了以後，我的家庭接着就陷入家破人散的險地。徑三！二十三年來的生涯是這般困苦顛連；二十三年以後的艱難生活，也可想而知了！還有什麼人生的真義可說！

太陽離開了海面已有一丈多高了。紫羅蘭色的彩雲好像被海風吹得褪成淺白的

顏色，一片片在空中遨遊着。孤立在甲板上沐着海風看日出的我，也微微感到了層層的倦意。我用右手擽着頭上一寸多長的亂髮，我覺得在髮尖又擽到了許多愁思。啊啊！我頭上的亂髮，差不多已經有兩個月沒有剪過了。我隻身從上海飄到故鄉的時候，我的袋裏已經是莫名一錢。說起來我總算是在上海做教員的，每月也能夠有二十元的進款；我自己已覺得非常的吃苦，非常的節儉，但是我的錢囊總是空着的時候居多。我勉強強強到暑假時積起的十多元錢，在路上竟化得囊空如洗，我覺得沒有臉面去見我的母親；雖是她一味的溺愛我，我那里還可以向她把那典押得來的錢來剪髮呢？我在家時候的那種放浪生活，不知我的，說我入山避暑，那知道我每日正有獨步林中徘徊悲泣的時候喲！

我腹內發出隆隆的聲音，在和着風聲水聲輪船中的機聲一齊伴奏起來了。我披着絨毯再在甲板上徘徊了一回，覺得忍不能忍的時候，纔離了那輪皓日，重走下獄室的統艙中來了。啊！我此時若在家中，那末我家雖貧，尚能供給我一餐薄粥。何至這樣的抽着肚

皮忍饑呢！

船抵舟山的時候，已是下午一點多鐘了。因爲有二點鐘的停留，我亦暫時離開了輪船上陸去散步一回。在我以前重上甲板呆立時，把船中的一頓早餐也忘卻了沒有吃；其實像統艙裏這樣的飯菜，縱令他人能在那邊津津大嚼，我卻一點都不能下嚥。這種風味你也許已經嘗過，一碟臭氣撲鼻的乳腐，一碟爛如稻羹的鹽菜，和砂石一般硬的生飯，我只須一看見這種情形，胸中已在作起格格欲嘔的難過；徑三！今天若沒有你們留下給我的四包蛋糕拿來充饑，我怕要餓得倒在艙內不能動彈了。啊！途窮日暮是多難堪的事呀！

一走上了碼頭，放在那邊的一擔小饅頭和一擔豆麵碎，放出一陣一陣的香氣直撲入我的鼻腔，令我的喉頭在氤氳作癢。我一面把右手插入袋中重覆的數着我僅有的十幾個銅子，一面在二者之間來往徘徊。眼看着糞蛆一般的人，一叢叢攢在那邊吃食的情形，耳聽着賣者叫喚的聲音；我幾次想鼓起勇氣化了四個銅子去買得一碗解饑。但是這

種無名的勇氣，又幾次給貧困的思想遏止住了。到末後我只能歎了一聲氣，捏着喉嚨一步一頓的向街道走去了。

畢竟島上的風味和大陸的風味有點兩樣，微微的風吹來，帶有許鹹腥的氣味；街道的潮溼和經過了一回微風之後一樣。午後的太陽，針一般的刺在我的背部。我身體的影子斜投在地上，只有一尺多長。走進了一座大石堆成的城門，兩旁羅列着發出異味的廂所，啊！這大概是我們中國社會的徵象了！我在街道上轉了一個彎，茫然的移步向前，我的身體已經被兩腳搬到一座小石橋上來了。前面是一片長着青草的荒場，中間立着幾株未秋先凋的枯樹。有幾個掏繩的工人在那邊赤着膊做工，掏繩的木器發出啾啾的聲音，好像啁啁的鬼魂在哭。橋下一支小小的流水，也帶着海洋氣味的黃濁的顏色，一帶高大的牆頭，已倒過了溪流的對岸，牆陰下蹲着幾個年青的婦人在那邊洗衣。毫無餘力的我的身體便無主的頹然坐在橋畔的石上，俛看着潺潺向下直流的流水和水上浮泛不去

的我的人影出神。我的身體若能和影子一樣的被流水漂得粉碎，倒也是我朝夕祈求不到的願望。啊！我心中又想到了淮陰城下那個忍饑垂釣的韓信，到和我近日的境遇絕對的有點相像，我想到了這里便不免擡起頭向那幾個洗衣的女人瞟了一眼，眼中不期的滴下了兩點清淚；清醒的腦筋，便沉入了糊塗的境地，直到了尖銳的氣笛的鳴聲傳入我的耳鼓時，我纔慢慢的從睡眠的狀態中驚醒。待我走回船上，我的影子已有三尺多長了。

忍着眼淚硬吞下了一碗砂石一般的飯，順手從那只破碎的藤籃裏檢出一本文選，蹣跚的又走上了甲板去觀落日。金黃色的夕陽，射在四圍島上，顯出新秋的情調；層層疊疊的微波，接二連三的湧起，反映着夕陽的光線，一幅燦爛的裙裾似的在飄洒着顯現出深淺不同的彩色。遙望那西方海天交接的地方，呈露出淡黃而淒清的情調，令人想到了這是上帝在愁苦之中的景象。偶然有一隻水鳥迎着船頭飛來，留下一片闌淡的薄影，便翩然的努力向後方退去；那一聲淒其的哀音卻不住的在我的腦裏旋繞。我翻開了文選

閒看一回，又擡頭向西方觀望，視野中的空氣，大約因水氣太多的緣故，漸漸有凝結起來的樣子；夕陽離開了海面愈近，輪廓漸漸在我的眼前擴大，從那黃霧似的水氣中透過來的光線，只留着垂死的老人一樣的微芒，喘喘一息的勉強維持他的生命，也沒有刺人的炙熱的能力了。

我無意在文選中看到了曹顏遠的那首感舊詩，我的心中又要起了一陣難受。啊！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這不是我的家庭的際遇嗎？「晨風集茂林，栖鳥去枯枝。」這不是現代人情冷暖的寫真嗎？徑！我又要回憶到我從前的生活了。當我的祖母在日，家產未破之前，我記得我的家中也有許多食客。而我的祖母待人接物，尤其和鸞可親；那時許多窮困的族人都受我家的接濟；我有幾位堂叔因受繼母的虐待，差不多是我的祖母保護他長大的。那時他們也曾諂媚過我家中的大小，也曾親愛過我——啊！而今呢！徑！三！而今他們不但不來和我接近，還在那邊譏笑我，幫助那個破壞了我的家庭的人來欺

負我了！而且我那以紳士自命的族人已當面凌辱過我了！徑三！我真不信一般俗人之趨炎附熱一至於此！我不知到何時纔能出這一口惡氣呢！——啊！啊！像我現在要過着這樣飄流的生活，那里還有一線的希望呢！我正如那西下的夕陽，一切熱烈的情緒都被四周的空氣侵奪得沒有一絲毅力了。徑三！那西方籠罩着黃霧的夕陽，已經沉落在閃閃奪目的海水之外了。一片蒼茫的晚色，籠罩着船身，籠罩着我身體的四周；日暮途窮，我大概將永遠在這黑暗的風浪之中，過着我飄流的生活了。

在微弱的電燈光下，拿着一枝鉛筆寫了一張這樣雜亂無章的信，統艙中的兩足動物都在呼起均勻的鼾聲，大概已是晚上十一點鐘了。船外的浪聲漸漸的高起來，船身在左右敲斜着，我心中感受了微微的暈意，右手拿着鉛筆也在微微的抖索起來，紙上竟斜穿了一個洞。身體支持不住，只得暫停止了。啊！明日到了上海還不知如何是可能……

八月末日，寫於新寶華船中。

魄 落

缺 页

落魄

徑三：

時間是這般悠長而又是這般飛快的，剛纔過了桂子飄香的中秋月夜，轉眼間又到了重陽時節了，在這樣良辰美景的佳節，正是人家快樂的時候；而我卻獨自一人在荒漠的馬路上徘徊躑躅，若不是我前生作下來的冤孽，何至於在萬家享樂時卻要我處在這淒涼的境地過着這樣飄流而無歸宿的生活呢？

計算我到上海的日子，足足有一個多月了。我記得從那天初到時寄出了一封在輪船中寫好的長信給你以後，我便沒有和你通過一回信；幾次從「君處轉來了你詢我近

况的信，我都一一收藏在那隻破碎的藤籃裏，也沒有一封信來覆你；我現在若在這里寫了滿紙的浮詞來向你深深的抱歉，也補不了已往的過失，而且我想你也一定要厭聽這種廢話。徑三，我如今拿着一枝斷了頭的毛筆，倚在一隻破壞不堪的玻璃窗下，在一本書局中拿的書目的空縫中間，吞聲忍淚的寫了這封信給你，我的近狀你也可想而知了。

那天輪船抵埠的時候，已是十一句鐘了。不知費了幾許唇舌和那些苦力爭長論短的辯了半點多鐘，纔說好了拿出一角四個銅元的力錢雇一個人把我的行李進了附近的埠頭的一個小客棧。當時那個苦力把我的箱子先搬上岸，我深恐他趁我不見時私自把我的箱子負去，便拔腳想隨在他的後面去看管；一面又想到舖蓋若放在船中而無人照顧，也不免要遭了同樣的危險；我心使如油煎一般的焦沸起來。我奮出小孩一般的勇氣，兩手勉強的把舖蓋隨在苦力的後面拖着，走出統艙，兩足踏上了跳板，猛力俯身把舖蓋一拖，險些兒左足插入了水中。啊！我那時若能墮入水中而殞命，現在也可以不用過這

樣愁苦的生活了。

徑三，我從搬進了那間小客棧的時候直到現在，中間的事情又經過許多波折。這一個多月的艱窘生活，非但是你所夢想不到，就是起初預備着過飄流生活的我，也何曾夢想到竟有這樣貧苦難堪的日子呢？徑三，這一個月中間的飄零生活，使我的瘦弱的身體，更加瘦弱；我拿起鏡來一看，鏡裏映着這副鬼臉，直瘦得和我的祖母臨死時的臉色一樣，真不信這是我自己的小影了！徑三，你知道處在這樣境地過着難堪日子，我肉體的受迫，是不容再說；我心頭起伏不平的思潮是多麼澎湃而洶湧呀！我滿腔的悲憤，真要塞宇宙而蔽日月了！我的母親若知道了我的情形，她定要親自追到上海要我回家同過着貧苦而安靜的日子啊！我那里敢使她知道我這樣窘迫的情形呢！我那里敢使她知道我窘迫的情形而爲我終日憂愁，爲我終日哭泣，而終於要傷心的追到上海來催我回家呢！君也會勸我回家；唉！徑三像這樣狼狽而歸，且不必去理外人的笑話，自己回家的勇氣早

已不知消失在何處了！——寫到這裏，不知不覺的滴下了幾點眼淚在筆上，使我所寫出的字，也變成了黯淡的顏色；我心頭起了一陣不可言宣的痛苦，幾使我暈倒了。

和我同住在抽斗一般大的亭子間裏，有一個木匠，還有一個雙手和竈突一樣黑的鐵廠工人。我住在這裏還不到一個禮拜。在這一禮拜之內，除了出去買幾個燒餅或饅頭來充飢外，每天只呆坐在牀上出神。——啊！我那里還有所謂牀呢！木頭做的可以掛布帳的牀架固然沒有，就是幾根竹竿穿成像凳子一樣的牀架也無從可得；一條穿了幾個大孔的棕氈放在樓板上，恰已佔了三分之一的地位；還有三分之二的地方便是那兩工人的牀舖。我的舖位幸而在靠着窗子的一面，所以這一條棕氈和一條從房東那面租來的六個銅元一月的破蓆還不用每天去舒卷；在這破蓆上面堆着的僅僅只有一條變成灰黑了的舊綠毯和一條晚上用以禦寒的眠褥；這樣簡單而孤寒的一堆破物，便是我朝夕寢臥其中的臥具了。在我到上海的第三天，首先當了一頂布帳，因為蚊子的光顧，差不

多累得我害了一次瘡疾；我母親替我一針一線縫好的那條布被，也早藏在典押鋪中的高櫃內了。秋風瑟瑟的隨着紛飛的落葉一天大似一天，太陽的光線射在背上，已經沒有可憎的刺人的強熱，漸漸的變成與人親近的樣子；我房內那扇朝西的玻璃窗上，當那夕陽西下以後，淒其的秋風便是這冷落的室內的惟一顧客；每夜從睡夢中醒來，身體只是索索的打戰；路上的電燈光線和秋風同時射入這黯淡的室內，令人感到無窮的遺恨，那兩個工人你一呼我一吸的鼾聲，只能增加我的心在頻頻的急跳；在這樣的深夜寒宵，我恨不能使我的呼吸即時停止，我的血液即時凍結成冰；我又恨不得把我身體橫臥在馬路之中，讓汽車電車把他碾成粉碎，到也死得爽快。我想到了這裏，心中不禁熱火中燒；然而又沒有毅然自決的勇氣；這樣矛盾的思想，大概是我一生最大的弱點了。

西風一陣陣的吹來，開閉不定的窗子打在壁上，發出乒乒乓乓的怪聲；硯中的墨水也吹得乾涸了。我下樓去取來了一滴清水，俯首走進門內時，天花板上懸掛着的塵埃，剛

被西風吹了下來，墮入我的頸內；我伸手向頸上一摸，我的手變成了和我同住的那個鐵工一樣的顏色；我只得又延長了寫信的時刻，拿臉盆去盛水洗臉。待我洗好了臉時，那本代信紙用的書目已經被風從窗檻上吹落了不知去向。我慢慢的先磨好了墨，再把牠從亂堆着許多雜物和書籍的牀內找了出來重寫。我翻到了剛纔在寫着的那頁，又被西風吹翻轉來；同時俛在窗口的頭，又被風吹關攏來的窗子重重的敲了一下，雖則沒有出血，左頂上的亂髮中，已突了一座小山，山上的草木正在隨風而搖擺；我真感到笑不出哭不出的痛苦了。

我在未搬到這里以前，也曾在外面露宿過幾夜。徑三，多難受呀！一個人忍饑忍凍的臥在衙堂門口的鐵門腳，真是人家的雞犬不如的人了！我如今在這里向你重述時，我的心中還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寒戰。我在到上海的第二天，便到我上學期在那邊任事過的學校中去訪問，誰知在這人口浮於飯碗的時候，我的職任已經被一個穿西裝的少年奪

去了。這種二十元一個月的地方，而任事又如牛馬一般的吃力，本來也用不着留意；但是在我這樣的人看起來，不能不視為無上的美缺。當我聽到了那西裝少年奪去我的職任時，我正如驟然聽到了一個懸空的霹靂，我的心差不多被牠震碎了。我在那邊呆坐了幾十分鐘。我的兩腳酸軟得和繫着千鈞一般的重量，我的手儘垂在兩旁擡也擡不起來，我的頭涔涔而汗下，耳鼓如在劇場之中一樣的在隆隆作響，喉頭像炙熱的湯圓塞住一樣的不能吐出口語音，呼吸氣也幾乎被牠窒絕。「啊！我將怎樣好呢！」只有這樣一個念頭在我的胸中旋繞。我不覺的又想到了我離開台州的情形；我從台州出來，雖然因為川資的缺乏而忍饑捱餓，但是我想若是到了上海以後總還有一點希望，唉！那知道這一點希望又被人家侵奪去了；我真如從高山之上墮入了千仞的深淵，我真如提着一盞燈籠在沙灘覓路，又被狂風吹滅燭火的一樣。徑三，我不想我命運的乖舛，竟乖舛到這種地步！我一面又想那邊的職任既然被人奪去，當然沒有逗留的餘地；我抑制着欲流未流的眼淚，

勉勉強強的辭了出來，我從此變成了一個無職業的閑人了。

這一天的夜間，差不多沒有熟睡的時候；雙眼纔闔下片時，心頭便猛然的一跳又被不安靜的思想所驚醒了。徑三，你知道我這夜的心緒是多麼忐忑不寧呀！我的眼前正如千點流螢在閃閃的飛舞着，心上如放着一塊重大的石板，壓得幾乎沒有氣息；恍惚的精神，如像放了龍頭的自來水管一樣，儘量的向外潰射，只留下一陣陣錯亂無章的胡思亂想，永遠沒有清理和停止的一刻。當思想達到最高潮的時候，我竟赤膊起來在房內搓手打旋；兩足來往的盤旋着竟像跌在熱水內的螞蟻。我想起日間的經過，又想起了往昔的舊事，啊！在我的家庭未破以前，我前途的希望多燦爛而偉大呀！我滿期望我在中學畢業以後，挨次的升入了大學，滿足我求知若渴的心願；我滿期着我能研求一種高深的學問有所發明以爲千萬人的福利；我又滿期望着投身入社會的核心，爲社會盡個人的能力以貢獻其所得；總而言之我滿期望着我能盡我個人的職務；而今竟然出於我的期望

之外了！自從家中破產以後，升學的願望無從說起，其餘的各種願望也都煙消雲滅了！啊！我而今竟然要嘗着飄流的苦痛，而且陷入了無職業的境地了！徑三！我不知這是我不肯投身於社會呢？還是社會不容我有插足的餘地呢？我那時想到了這里，竟無力的頹然倒在牀上；當時我身體重壓在牀板，發出砰然的聲音，把同居的那個似富非富的商人驚醒，他便喃喃的罵了幾句，轉身朝壁睡着了。我斜臥在牀上臥了一回，心頭的跳躍和以前一樣的亢進；又坐起來脫了鞋重睡，頭已涔涔欲裂，身體和釜底的燒紅的木炭一樣炙熱；頻頻的滴下幾點眼淚印在枕上。昏蒙的腦裏，又憶起囊裏的金錢啊！我這時的錢，除了二三十個銅子以外，真是一空如洗了。我一面在憂慮着無錢可用，一面又在憶起這幾天的船上的情形；我在途中忍饑忍了幾天，到今日依然袋中只剩下二三十個銅子，不知我這四元錢的川資，除付了船錢和小帳以外竟用在什麼地方啊！徑三！其實這四元錢已經支持了四五天工夫，也不能算是瞎化，而且已有二元付了船錢和小帳呢！我素來不肯在這

些問題上用過一點思索，這夜的下半夜卻竟成了我的思想的中心問題。「我將怎樣維持我的生活呢？」我自己這樣的問了一句，我的心竟如刀割一般的慘痛。回家嗎？固然沒有生活可尋，而且也不願去尋那種怪膩人的生活！在上海飄流着吧？但是經費何從而來呢？怎樣能够謀到了一樁職業呢？啊！徑三！那時我的心真是已經被牠分裂了！我還有何話可說！我還有何法可想！我只能直僵僵的等着死之來臨了！直到稀微的晨光從窗上射入，我的心漸漸由急跳而趨於平靜，纔慢慢的闔着眼入睡了。

觸景傷懷，本是人類的常情；何況於過着這樣飄流生活的我呢！更何況於我獨自一人在異鄉過這重陽佳節呢！「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我每當夜深人靜時，一想到這幾句詩，已不禁有淒然之感；今天卻一人倚在小樓之上，憑窗向西遙望，只有一片清朗的碧天映入我的目中；我內心的悲感，也正如淒涼的秋氣一樣，漸漸向空中散布啊！徑三！懷抱着這樣的一層情緒，又恰當是孤潔的重

陽佳節，卻提起筆來寫了這幾句詩，我的心裏將何以爲情呢！我在此地懸想着你此時也許正攜朋喝酒共醉於北高峯；你也許正當爛醉的時候翹首向北望着在沙漠中飄流着的朋友，你正在爲他悲歌而下淚；你也許正想此時我若能翩然而至和你同飲於北高峯上，兩人相對而擊節悲歌。啊！徑三！我又想到你故鄉的巾子山頭徘徊觀望的你的弟弟；我又想到了我的弟弟現在也許正在我故鄉的赤城山頂在遙遙的望着我；啊！我的母親現在也許正在吃重陽糕想着她的大兒而淚下，或者她感到家中家破人散的慘境，正在痛哭我的祖母。啊！徑三！那瑟瑟悲鳴的秋風，大概是我母親歎息的聲音。啊啊！我卻只有立在這斗大的樓上算是登高；我沒那些雅人的興致去作賦，我只能在這本書目上七來八去的寫些雜亂無章的文字，聊以代歌代哭！

我寫了半本的書目，身體已經累得非常疲倦了；但我要同你說的話還沒有說完。我臥在牀上休息了片刻，和我同居的木匠也剛在這時回來。他的年紀不過是三十多歲；但

是他臉色受了憂愁和勞苦的壓迫，已經變成五十多歲的模樣了。我看他走進來時他身上穿着一件短的夾襖，不禁使我想到了我身上穿着這件油布似的粗布小衫，已經不能抵禦外界的寒氣；我的身體隨時起了一個寒噤。啊！徑三！我的夾襖丟在家中沒帶來，夾襖早已和布帳一同的放在當舖的櫃內了。現在我的箱內留着的只有幾件洋布的小衫褲和一件棉袍，其餘只有幾本當不了賣不了的書籍。木匠問我爲什麼這樣整日的幽閉在這樓上不出去散步；我只能說身體有點不爽快不願意出去；其實我何嘗不願意出去呢？不過袋裏無錢在上海是不能出去的呀！

木匠出去了。室內依然空空的留着我一個人；我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依舊繼續下了我未完的工作。徑三，人類的感情是隨着金錢的多寡而改移，你想我這句話大概也未必會說錯了罷！不用去旁徵別引，只就我個人經過的事實，已足證明我的話是千真萬確的了。我上半年在這里有錢時，L也會從我處借去了幾元，那時他對我非常的和藹，非常

的知己；如今我已經沒有職業，前幾天曾跑去看他，他一聽到我自述我的苦况時，他不但沒有同情的表示，而且還要裝腔作態的拿出一副難堪的臉孔給我看；徑三，不是我借他的錢，是向他要還我自己的錢，他卻這樣對待我；若是我要問他借錢，他真不知要待我怎樣了！他近來袋裏不是沒有錢；誰不知道他是在一個公司裏當書記，每月能够拿到二三十元錢的薪水呀！後來我還聽見F君向我說，L在怪我不該爲了這幾元錢而向他索還；更不該爲這幾元錢而走到他的公司中去索還，使他在許多同事的面前丟了他的面子。徑三，你想我若不是艱窘到這種地步，我總也不肯向他啓齒。我真不信人類的心有比獸類的心更汗濁的存在了！

偶然從窗外飄進了一陣桂花的香氣，頓時令我停筆而凝想；我不由自得的靠着窗口，俯身向馬路上觀望；我看見了一對青年的男女在我的窗下走過。那女人手上執着一枝桂花，那黃色的細花襯貼濃綠的粗葉，顯出和那如花的人兒一樣嫵媚。身穿西裝的男

子靠在女人的右面走着皮鞋開關的聲音，在我的前面露出分外的驕氣！要是平常的時候，我已不知發出了多少欣羨和嫉妬的感想；但是我今天的心裏好像風平浪靜的湖面，一點也引不起微微的細波；徑三，大概此時我對於懷慕女子的思想已經被我的生活問題壓到下意识中去了。徑三現代社會的生活除了金錢和資格以外，是沒有別的條件了。我心想我的學問也未必多多遜讓於一般的人，但我的職務竟被人奪去而且謀不到旁的地位！啊！其實我穿起這樣襤褸的衣衫的人，原不該跑到都會中來和那些身穿西裝履聲閣閣的少年來爭衣奪食；我只好退隱在深山和那些赤足的樵夫作伴，我只好拖泥帶水的作個牽牛的農人。啊！徑三！我自討些苦痛來享受，我還能怨誰呢！啊！我又想起徘徊曠野去尋死的情形了。我從客棧中被主人驅逐了出來，我千求萬懇的要求他允許我再宿一宵，可是沒有錢的人是和卑劣的狗一樣微賤的，那里會得到別人的哀憐。那里會得到別人容留呢！總還算是客棧主人的恩典，他允許我把我的盛着幾本殘書的箱子暫時

的寄存在那邊。我隻身從客棧中飄了出來，我的兩腳覺得和枯木一樣的枯槁；路旁擁擠着的男男女女，好像在繃眉努嘴的向我譏笑，我的枯黃如鬼的臉色，也現出一層淡霞似的微紅；我也顧不得我枯槁的兩腳的酸痛，俯首拚命的向前奔走。啊！徑三！那天所受的恥辱，真是我有生以來所沒有受過的奇辱；我還有何面目可以生存在人間；即使我後來有重振聲譽的一日，也難以洗淨我這一點莫大的汗點！徑三！那時我身旁馳過了一輛電車，車上的乘客都在指手劃腳的好像已經知道我被逐的情形在譏笑我；偶然衝來了一乘人力車擦着我的身旁經過，他喃喃的罵了幾聲，好像在說我這一個無家可歸的浪子，如今連每天的三餐飯都沒得吃了！啊！尤其使我難堪的是那些履聲閣閣的西裝少年，顯出一種昂藏的無限驕人的氣概，在努力的監視着我；我一面在猛烈的痛恨他們，胸中在迴旋着復仇的計劃；一面又在恨這堅固的地面爲何不裂成一道大縫，讓我墮入其中，也好將我的恥辱和我的屍體同歸於盡！啊！徑三！大地平沉，火山噴裂，此恨何已！……

我寫到這里，重想起來，愈覺得無限悲涼，不免停筆，嗚咽了十幾分鐘。現在大概已經是四點鐘的光景；太陽的光線，斜射着我的房子，房影倒在馬路上，正和我那日被逐出客棧外在馬路上飄流時的影子有一樣傾斜的角度。暮秋的空氣，高曠晶朗，正和我此時的情緒一樣。包孕着悲痛沉沉的說不出的淒涼！徑三！在這樣風急天高的秋氣環繞着的宇宙，正當夕陽的光芒漸向西山收斂餘威的時分，平時的我已要感到十分難受；何況於現在處在求生不得欲死不可的境地，怎不心如中毒一般的沉迷呢！我那天在馬路上走了一回，便一直向着西南面奔跑；地心的吸力儘管竭力把我的兩足千鈞一般的向下吸引，我分裂了的心兒卻不容我有一刻駐留，不容我有一些遲緩。我一氣跑上了斜橋外面的人跡稀少的曠野，我的兩腿如已被利刃割斷了的一樣，再也不能行動半步，便頹然的臥倒在枯黃的草地之上；一片夕陽照在黃落的樹上，已只剩得垂死一般的奄奄一息；遠近咕噪着的歸鴉的聲音，不知是在譏笑着我，還是在爲我的不幸的命運而哀悼。一陣狂風

吹過，我的鬆鬆的亂髮在隨着枯黃的草瓣飛舞；我內心的悲傷也正和拔地而起的泥沙一樣的在漫天飄揚。我倦臥了片時，我的腦筋纔有恢復思想的能力。我的肚子在隆隆的發出一陣怪響，我便回想我今天的中飯還不會吃過；如今已是人家晚飯的時候了，我卻還倦臥在這裡忍饑；我一面把我袋裏的餘錢拿出來一數，已經只得十五個的銅子，另外再也找不多餘的一個。我在這幾天之內我曾經從當舖中拿來八元五角錢，還有一篇稿子賣來的五元都已用得精光；我所積下來的只有三四張塗着黑字的當票，啊！徑三！我處在這樣的境地，我還有生活的可能嗎？我還有生存在地上的權利嗎？於是我的腦髓裏泛出了一層解救的方法，啊！徑三！我除了自殺以外，我再沒有別的解決的方法了！毀滅！毀滅！我將隨着西下的夕陽去毀滅了！我將隨着枯黃的衰草去毀滅了！尖銳的汽笛和隆隆的車輪的聲音刺醒了我，啊！那鐵軌的道旁，便是我葬身的所在了！旋轉着的車輪，便是解救我的最好的良友了！我先去喝了幾杯酒，再去在這無盡藏的夜海裏毀滅我的身體吧！讓

那閃閃的流螢伴着我給我一線的光明；讓那瞿瞿的蟋蟀做我永久的朋友啊！那咕噪着的鴉聲，正在爲我奏着最後的樂曲了！徑三！我那天便這樣的決計去自殺了！

我從一間小小的酒館中喝醉了酒出來。平時我喝酒時只須五六個銅子的酒已經使我的兩頰在熏熏的發熱了；那天是我生的最後解脫的日子，所以更多喝了幾杯。我越過了點着幾盞疏朗的電燈的馬路，走上了高低不平的田塍；黑暗的夜幕緊緊的攏罩下來，在地上只有狂怒的風聲閒時衝破了無限的沉寂。我眼前的空氣似乎現出了幾個怪臉的鬼靈；在旋轉着的一層層紅色和綠色的光暈之中，我不知不覺的和立在黑暗中搖動着的老樹撞了一個滿懷；便頹然的坐在草地之上。我無力的仰眼透過層層的雜色去看那空中閃爍的繁星，星星下射的光芒，似乎拖着幾條長尾；沉默的天空和海面一樣的呈出蔚藍的色彩，令我想到了那夜獨立在輪船甲板上所看到的天景和海景。啊！我當時若加了一點勇氣，我的遺骸早已葬在大魚的腹內了。「我真不該這樣懦弱連死都不敢

去死喇！」我在狂風中這樣喊了一句，一片黃落的葉子剛離開了樹枝打在我的頭上，我順手向頭上一掠，把樹葉拿下放在口中咀嚼；那乾燥帶苦的氣味使我想到我生活的味道，也正如這飄下來的黃葉一樣的淒楚；啊！徑三實在說起來我的生活，未免太覺難堪太無意義了！在短短二十三年之中，竟遭了如許挫折，言之令人痛哭三日。我坐在草地上過了一點多鐘，覺得迎面的西風吹來，微微有點寒意，這時胸中的酒力已退去了幾分；我仍然堅持着非自殺不足以解救的念頭，我便站起來向着鐵道方面進行。無邊的夜海裏所充滿着的，大概都是我的悲傷的情調了。在鐵道的枕木上又來回的走了一回，時間將近十一點鐘，杭州的夜快車不久要抵南站，我的死期也不久的要降臨到我的身上；啊！徑三我那時的心緒真是糾亂萬分；千頭萬緒的悲思直紛擾得和亂絲一樣的整理不清。我仰觀着蒼蒼的碧天，嚴厲的顏色直和死神一樣的幽冷；瑟瑟的西風吹過，好像利刃刺入了我的胸膛，又如惡鬼的聲在呼嘯着叫我永遠隨他爲伴。我又想我死後的靈魂若能不滅。

我將在靜夜中穿着玄如夜幕的舞衣，曳着淡霞一般的長裙，戴着流螢和繁星組成的冠冕，在這一片廣漠無邊的曠野中跳舞，西風在爲我奏起音樂，秋蟲在爲我唱着和歌，那時我將長忘我一生所受的苦惱，我的苦惱已隨我的屍骸沉沉的埋葬在沙土之下；我想到這裡時，臉上又現出一層笑形。瑟瑟的風聲中夾着一種尖銳而清脆的汽笛聲，大概快車已經到龍華了。啊！我此時只須將身體向鐵軌上面橫臥着，讓火車的輪盤，輕輕的走過我的身上，我一生的悲苦也將從此了局。我又想到了我的母親，啊！我將和我的母親永別了！我向南跪拜，眼中的淚珠，不禁連珠般的向下流墜；在模糊的淚光中彷彿看見了我的母親在抱着我向我痛哭，心頭不禁起了一陣慘痛；我想起母親送我時對我流淚囑咐的情形，他囑咐我的言語猶在我的耳畔作響；我便從枕木上走到了鐵道的兩旁呆呆的坐着不動。汽笛的聲音漸漸隨着風聲吹近了我的耳鼓，一陣陣日間所受的悲痛，又增加了我無限的勇氣；我又決然的站了起來，準備着把我的頭顱橫架在鐵軌之上受決。母親的枯

稿含淚的形容在蒼茫的夜海中出現在我的眼前；晶瑩的淚珠一顆顆陸續的滴上了我的心頭；我眼中的淚濤，潮水一般湧湧下來。啊啊！徑三！我的心真如商君一樣的被五車分裂了！我的頭上猛然的受了一下重大的打擊，不期然而然的身體向道旁的田內倒下，我便這樣暈過去了。

陣陣的西風掠過了我的髮際，二寸長的頭髮在不住的壓着我的額角，我暫時拋筆呆坐了十幾分鐘。馬路上橫臥着的房屋的影子，又向西高了幾尺。沉默着的我忽然發出幾聲狂嘯，和風聲相互應和。日暮的空氣漸漸有凝結起來的樣子。啊啊！徑三！我那天自殺的計劃，已被我自己所破壞；我繼續着忍餓過了兩天；我無可奈何重走上了客棧取出一件夏布小衫去當來了五角小洋，我抽緊得和西洋婦人的細腰一樣的肚皮，到那時足足的把褲帶放寬了半尺有餘。徑三！金錢的勢力真壓得我不能喘氣了。牆外偶然傳進一聲叫賣的聲音，我伸首向窗觀望，看見牆下走過一個賣花生米的小販；我喉頭不禁在顫顫的

作癢。啊！我的沉痛建築在悲慘的命運之上。不知上帝與我何怨何仇，竟使我的命運陷入這悲苦的境遇。徑三！人類的不平竟有這樣使人難堪！我恨不得使我的身體竟能和落葉一樣的向下飄墜。啊！徑三！請你不要笑我，也不要爲我下淚，我矛盾的思想，是我致命的傷痕；我一面呪咀着生之苦痛，一面又爲我柔弱的母親吞聲忍淚而偷活；我真不知我將怎樣了局呀！

像這樣的寫下去，不知寫到什麼時候可以終止；太陽的光線將要沉入了西山，房內已罩上一層微弱的黑幕；漫漫的長夜將要光臨到地上了。我心內要向你盡量傾吐的話還沒有說完。徑三！我這幾天雖然仗着從王君那邊借來的幾元錢維持着我暫時的生活，今天袋裏已沒有餘錢；一元二角錢一月的房費雖然已經付過，可是每日的飯食，必須上小館子或粥店裏去零買。徑三！秋風儘管日緊似一日，天氣已隨着短促的日影一天寒似一天；我身上穿着的只是一件粗布的短衫，和一件碎了幾個洞的灰布單袍；我一向馬路上

走時，我的身體迎風戰抖。啊啊！放在當舖裏的夾袍，不知到何日纔能贖了回來，啊！徑三！我不料我的家庭既是如秋後的枯樹，日夕凋零；而我個人的生涯又陷入了魚蝦處在涸池的境地！照我現在的情形，我只好餐西風而飲白露，我的生機已如嚴霜中的枯枝，身體已如埋在荒塚中間的髑髏。啊！我青春的時期竟有這般衰退的現象，不知今生有沒有恢復的希望，我只能忍淚偷待着。啊！徑三！可憐我只能長此忍淚偷生着了！西風瑟瑟，善自珍重。

重陽節，寫於滬南貧民窟中。

缺 页

浪 流



缺 页

流浪

徑三：

再想不到我的運命竟會蹇滯到這步田地！我滿心期望着我這回到杭州以後到你那邊來寄住，至少我的生計問題你能够爲我負了一部分的責任；那末我也可以不再和在上海時一樣的接連着挨了兩三天的飢餓了。啊！徑三！那知道我這被運命鑄定了一生要永遠過着窮困生活的人，竟然會在我到杭州的前四天你已經離開了杭州！啊啊！我真不知前生和飢餓之神結了什麼不解的緣分，竟然會一刻不肯和我相離；竟然成了我的妻室一樣的永遠追隨着我！你只須看我這封信中的字迹是這般瘦削而潦草，便可以想

到寫信的人是變成如何模樣的了！

不知我的人格和境況的人，老是說我愛拿紙筆來發些無謂的牢騷。其實這樣隨隨便便的寫了一封信和一篇文章，那里會說得盡我心頭含蘊着無盡藏的悲苦呢！徑三！我中心含蘊着的悲苦若讓我盡量的發洩出來，恐怕整整的寫了一個多月也還寫不完全，而且我的筆力也有些描寫不出。而且，而且我還有這許多閑暇的工夫來舒洩這些無謂的牢騷嗎？徑三！我一生的精力完全用在謀衣謀食的生活問題上面；那里——啊！那里還想到什麼牢騷不牢騷呢！

那天我從四等車的車室裏面走出來時，車站裏面的鐘指示我已經有四點多鐘了，驗票的人像監獄中的牢頭一樣惡狠狠的監視着出去的人，我看見他那副兇惡的情形，心內不期然而然起了一陣無名的跳蕩，臉頰也覺得在微微的發燒。雖然我明知我的車票是放在袋裏不會丟落了的，可是我的心總不免要起了無形的慌張；右手不知不覺

的插入袋中一摸，幸而事實不致像我以前預料着的那麼危險，於是我纔把懸掛着和弔桶一樣的心兒放了下來。我左手提着一個僅有的布包，右手在袋中摸着那張剪了幾個缺的車票，雙目無神的注視着如潮的人海一個個向口外走去，自己懶得和那些懷抱無限勇氣的人去爭先，獨自在站內徘徊了一回。站內的警察不知是看重了我斯文的模樣還是看輕我襤褸的情形，我過敏的神經老是覺得他們在特別注意的監視着我。膽弱的心靈覺得和犯了重罪一樣的在忐忑着，卻又不能不故意裝出嚴重自然的樣子，使那些監視着我的警察深信我不是一個作壞事的歹人。差不多在站內逗留五六分的工夫，那些挑着行李的旅客纔傾盆倒底似的走完了。漫無目的的在站內徘徊着的我，經了站警的提醒，纔想到了現在我應該出去了。右手儘管在袋裏玩弄着車票，兩脚如受了別人的牽引一般的走到了站口，若不是那收票的人向我討票時，差不多把袋中的車票一直帶出來了。啊！我的腦筋不知受了什麼東西的刺激，竟會沈迷到這般朦朧的地步！

走出了車站，第一樣使我難以應付的事情便是迎面而來的車夫。他們全不想像我穿着這樣襤褸的衣服的人，究竟有沒有坐起車子的福分啊！徑三！像我這樣的人最好是自己替別人去拉車，或者還有點相像！我那里有這許多餘裕的錢，供給我的兩腳享福呢！不知趣的車夫看見我那默不作聲的情形，以為我是一個新出門的人，愈覺輕蔑的追隨着我糾纏。素來不善說話而且又值落拓時候的我，真被他們鬧得腦筋昏亂起來了。最後我用一副猙獰的臉孔拒絕了糾纏着我的車夫，也不去管他背後在喃喃的說些什麼便茫然的走去尋你了。

一陣陣迎面而來的朔風把馬路上的泥沙吹起，我緩緩的在路上走着和在黑霧中迷行着的一樣。初冬的晚景在四點半鐘的時候就有些黑暗的樣子。在灰塵中進行着的陽光投射在路旁的牆上，使我想到了我灰色的命運，我心中覺着我雖在年青的時候已經領受到暮年垂死的悲哀，眼眶中不知不覺的有些潤溼起來，便獨自顧影自憐的嘆了

一口氣。啊！徑三！你知道我這霎時間心理的變化是如何的難受呀！我勉力想在腦裏構造起許多空中的樓閣，來安慰我飄泊不寧的靈魂。可是我無論怎樣的抑制，怎樣的自譬自慰，我的計畫總歸失敗。徑三！空中樓閣一般的快樂，那里會敵得過實地所受着的切膚的痛苦呢！

茫然的在這樣想着走着，沉默的心靈如入了睡眠的狀態，四圍一切的景物都沒有絲留在我的腦底。等到我走到一座橋畔時，噹噹的鈴聲和車夫的吆喝聲纔把我從沉醉般的迷恍中喚醒。我擡起頭來一看，意識漸漸的明白轉來。啊！我真不知那時受了什麼惡魔的搬弄，我應該向西方去找尋你的住所的，竟然誤走了北方。這種惱恍的舉動連我自己也要癡癡的發笑。

天外飛來的奇禍真使我難堪極了；當我走到你的住所來訪你的時候，那門者說你已經在四天前因為接到了家中的電報回到台州去了！徑三！我在一禮拜以前收到你

叫我來杭的信我纔決定到這邊來的。你既然接到了家中的來電要回去，爲什麼不早幾天寫信來通知我，我也可以不致於這樣驟然的到了杭州。我雖不能說你是在騙我，但是我到現在還沒有確定的栖止的地方，我又怎能不埋怨你那封信誤了我呢！徑三！我在火車中受了一天的勞頓，一天的飢餓，已經是非常的使我難堪了；滿心期望着你那邊吃一頓飯來飽飽我這多時沒有飽過了肚皮，啊！那里知道我這最小限度的希望也會像胰子泡一般的破滅了呢！

飄然的從你的住所走了出來，獨自一人走上了湖濱公園裏面的草地坐着。太陽血盆似的陷入了西南角的山凹上，湖水也放出垂死時候的迴光一樣的慘紅的顏色。湖中的小艇受了水波的衝動發出沉吟的聲音。樹上的歸鴉噪着好像是嘲笑我沒有歸宿的命運，又像是在哀弔我飄泊無依的苦楚。腹內像舞臺上鼓聲一般的喧鬧起來，我的眼前只覺得一陣陣的發黑。我想到了吃飯的問題，又想到了住宿的問題，好像兩條蝨阻的柴

繩一樣的絞住了我的腦筋。在杭州本來還有幾個同鄉和幾個親戚住在這邊的；但是我還有一絲的勇氣去找尋他們，向他們哀哀的乞求嗎？雖然他們之中有幾個是我在中學時候的同學，雖然那時候他們因有求於我會和我稱過知己的朋友，但是——啊！徑三！現在他們是專門學校裏面的學生了！現在他們是用金錢建築起和我高低不同的地位了！他們的未來正似光芒萬丈的朝陽，正似聲勢洶湧的狂濤，總而言之，他們都是擔負着社會上的重責的未來偉人。而我呢——啊！徑三！我雖曾經作過幾年的中學教員，雖在雜誌裏面發表過幾篇不成材的文章，啊！現在卻只落得東奔西走的在外面飄流着，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中學教員的頭銜，能够像精美的華筵，華麗的衣服一樣的可以供我吃著嗎？不成材的文章能够像莊嚴的高樓廣廈一樣的供我住宿嗎？而且我還在四等車裏面經過了一天，我的臉色究竟污穢到什麼地步還不知道；而且我身上穿着一件灰色的單袍，已經整整的有一個多月沒有洗過了；還有頭上三個月來沒有剪過的蓬鬆的亂髮，襯

托着我這副橙黃色的臉孔，直和舞臺上的弔殺鬼一樣的難看。啊！徑三！像這樣情形的我，那里還可以去見我那些同鄉的未來偉人呢？用不着他們親自來拒絕，就是爲他們守門的狗看見了我這襤褸的人，也要像戒嚴時代的軍署的門警一樣嚴守着不許我進去了。

你既然已經回家，你的住所當然是不能允許我寄宿了；我那些同鄉和親戚又不敢去找尋他們；難道我就挨餓忍凍的在這草地上露宿嗎？啊！徑三！在上海的衙堂門口過夜的情形又重復侵入我的記憶中了。想起我那時被旅館的主人驅逐了出來，獨自跑到荒郊上去實行自殺又沒有做成；抽緊肚皮沒有飯吃不用說是當然的事情，我也不曾爲這問題發慮過一次。但是一到了黑暗的夜幕緊緊的從人家的炊煙上罩了下來，我的憂慮也和路旁的電燈一樣的在我的胸中燃燒起來了。在白晝的時候雖然沒有一定的栖止，我還可以學那些風雅之士一般的到荒郊去徘徊，我也可以學那些無事的忙人一般的在馬路上奔跑着。只是在悲風嗚咽的黑夜，淒涼的荒郊不能再容我駐足；在馬路上奔跑

了幾個整夜，我不是一個生鐵鑄成的人，當然也沒有這般毅力。於是我只能較爲寂靜的衙堂門口的地上，作爲我最好的住所了。啊！徑三！你可曾知道我在這樣不堪的地方逗留着還要被守門的人和警察的驅逐嗎？啊！徑三！我至死也還忘記不了的就是在一個風雨連宵的晚上，我也同樣的寄住在一個衙堂的門口。霏微的雨絲輕輕的洒在地上，路旁的電燈照着正如棺木旁邊照着的油燈。我冷清清的靠在鐵門的外面，心疑我自己已經被鬼魂鉤捉到冥界中去了。盡力把身體縮成一團去抵禦那不可抵抗的涼意。微雨隨着斜風有時一絲絲的潑到了我的身上，我的心覺得非常寒冷似的戰慄起來；我恨不能把堅固的鐵門打破。啊！徑三！可憐我那時就這樣的度過了一夜！可憐我那時就這樣穿着被微雨噴濕了的衣服在風雨之中度過了一夜！啊！那知道這樣不堪的情形又要光降到我的頭上來了！西子湖濱的露宿縱然比上海的衙堂門口好得多多；啊！徑三！怎奈何陣陣的朔風儘管惡狠狠的向我而撲擊呀！啊！怎奈何嚴冷的夜氣刺刀也似的襲擊着我的身體

呀！
啊啊……

不知是誰提醒了我，我想起我只得到旅館中去暫住一夜了。我便慢騰騰從草地上走了起來，一面在計算着我身邊所有的金錢，一面橫過了馬路走到旅館中去。

大概是我的情形太來得奇怪了；當我走進環湖旅館去問房間的時候，旅館中的帳房茶房和住客都很吃驚的注視着我，我不禁紅起臉來。啊！像我這樣落魄的情形原不該到這樣大的旅館中去討個沒趣。不過我既然走了進來，索性現出格外自然的樣子免了他們無謂的疑心。一種勇敢的氣概鼓勵着我，也不去管茶房的驚奇不驚奇，當我洗過臉以後，我便叫茶房去喊來了一盆燒魚和一盆牛肉，又要來了二斤紹酒去喝得一個痛快。我想若能因沉醉過度打破了電燈的玻璃，我便可以觸電而死，倒也是一件大快人意的事情。

受了二斤紹酒的恩惠，我去開了一切使我苦悶的情景。不知在什麼時候我竟然沉

沉的醉倒在牀上了。等我從迷糊的睡鄉中醒了回來，電燈的光線還沒有熄滅。慢慢的坐起來伸了一個懶腰，呆望着白壁上掛着的日曆出神。身上的衣服已經解開了鈕扣卻還沒有卸下。無聊的感想慢慢的又引起了我的悲懷。從那日曆上我想起了我從離家到今已足足的有三個多月了。在這三個月裏面我遍嘗了從來沒有嘗過的苦痛，在這三個月裏面我真實的感受着人類互相凌侮的真相。啊！我又回想到沒有喝酒以前旅館中叫我填寫那張名單的拮据的情形了。我雖然在上面寫上了一個假的名字和籍貫，當他們要在職業的下面填上了失業，在來杭目的之下填上了餼飯兩字，但是我的手無論如何也不肯寫下去。經了茶房的再三催促，我終忍淚寫上了流浪和遊湖的名目；在名士的眼中看來，或者以爲我的職業和目的都是含有豐富的詩趣的。在我呢，這幾個簡單的字的裏面，包含着多少的感傷和悲苦的往事呀！

酒力還沒有從我的腦裏退盡，我從牀上站起來時沉沉的腦壳依還有一點發昏，來回的在房內走了一回，又呆呆的倚在桌前出神。無意中看到了壁上粘貼的一張旅客須知單，知道這一夜的旅館費須付一元二角的大洋。啊！徑三！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了！我的袋裏已經只剩下二元大洋和幾十個銅板，那里能够付得清這巨款的房費和飯錢呢！我爲什麼晚上要衝了惡神一樣的走進這樣大的旅館中來呢！我爲什麼晚上要這樣擺起架子來大飲大食呢！啊啊！我初到的時候不是連一角錢的車子都不肯坐的嗎？我昨天不是爲了半元多錢起見坐在豬圈一般的四等車內來的嗎！啊啊！我身邊的幾元錢不是拿我的箱子和鋪蓋當來的嗎？徑三！我想不到竟爲了一時的糊塗，遭逢着這般重大的打擊。明天怎樣的能够從這旅館中走出去呢？這簡單的問題竟在我的腦裏纏繞着，使我眼睜睜的不能入睡。我想把我身邊那唯一的布包裹的衣服去當了；只是這些衣服都是些殘碎不全的布衣，能够當得起多少錢呢？那雙前穿後破的皮鞋，就是捨給了叫化

子也要嫌牠太破，難道也可以拿去當了的嗎？到同鄉的朋友或是親戚那邊去借撮；啊！我深怕他們見都不肯見我了，那里還好開口向他們借錢呢？旅館的錢就是一個老住的房客，也是不能拖欠的；何況我是初到這里的人呢？如果因為沒有錢可以付清房費，旅館不許我出來，我就在裏面再住了幾天，那末我不是負了更大的債款嗎？啊！旅館的主人如果能够因我抗不付錢而把我送入警署，我倒也可以不愁沒有寄宿的地方了。啊！徑三！難道我當真要實行我最後的決定了嗎？我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設想呢？

事實竟然又出於我這層出不窮的理想之外，我當時擬好了的許多計策，竟一一的被我自己駁破，就是最後的決定也沒有實行。啊！徑三！我回想當日脫險的情形，至死也要覺得這是我一生最大的污點！啊啊！任教地球有破裂的一日，我那奇異而不可磨滅的羞辱，至終還要保存着不容洗雪！就是今日我在這張信內向你懺悔，徑三，我誠恐我懺悔不了我的罪惡呢！

次日起來以後，恐怖的微菌佈滿了我的全體。層層迭起的思潮和昨夜一樣的在腦裏迴旋。絞枯了我的腦髓也想不到一條完滿的解決法。眼看着梳妝臺上的鏡子，瞧見了我眼眶的下面，微微的有些浮腫起來。口內像含着黃連似的覺得難過。當茶房送臉水進來時，過敏的神經覺得那茶房露出輕蔑的臉色，似乎他已經知道我心內在躊躇的事情。我一面在洗臉一面看他替我摺被，我好像受了上帝的啓示一樣的已經想出了解決的方法了。啊！徑三！一霎時救急的計畫，便留下了我一生洗濯不了的敗德啊！徑三！我到現在纔相信金錢制度真是萬惡的根源了！當那茶房走出去以後，我悄悄的掩上了房門，緊緊的把牠拴好。啊！我開始作起犯罪的事了！我把布包裏面的衣服，悉數的穿上了身上，再把放在牀上的一對枕頭包入了那方布內，依舊放在桌上當作我的布包。便開了門出去，又囑咐茶房叫他好好的看管我那布包，顯出我不是逃走而是要重來的樣子。徑三！我就這樣蒙住了別人的眼目偷逃出來了！

我趁着騙了人家的得意對着湖山高笑了幾聲。我只拋棄了一個布包騙來一頓酒飯，騙來了一夜安穩的住宿，我的急智比別人高出了幾倍，深深的自引以為幸。徑三，我不知那時的廉恥已經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難道我幾年來所受的教育只造成了一個騙人的人格嗎？自幸的思想漸漸被慚愧的思想遮蓋住了。感情和理智到現在還爲着那件事情在我的心中交戰。自責的心還不及自己寬慰的心來得強盛。我想無論誰到了我這樣窮困的境地總會做得出我這樣合乎情理的事情。徑三！若是我有好好的職業叫我去服務，我何至於這般無賴呢？

我從那天到今，深恐我的形跡被旅館中的人看到，便消聲匿跡的隱在西湖的山裏不敢出去。在一天的清晨我無意中走到岳墳的前面看張貼着的報紙。啊！我那天所作的事竟然在報紙上面的新聞中用我的假名登出來了。那個專門尋人短處的記者還在小評裏面說了幾句教訓式的諷刺話。他說我這種舉動沒有人格；他說我在職業項填上了

流浪二字顯然是一個流氓；他說我就是沒有錢也應該好好的向旅館主人去說明，不該這樣騙神騙鬼；他又說像我這樣擾亂社會秩序的人應該受警署的干涉。啊！徑三！我想那記者若是他自己也沒有錢的時候，斷乎不肯說出這樣輕如浮雲的話的。徑三！我想那記者如果留心社會的秩序，如果有誠意去研究社會問題，他也不會說出這樣似通非通的話的。啊！失業的人雖不能得到一般人的憐憫和同情；但是負有指導社會的責任的新聞記者卻也不應該這樣輕嘴薄唇的指責別人的呀！

在上海若是煩悶起來的時候，老是說上海沒有高山曠野供我去高歌長嘯；不想現在在這樣秀麗的西子湖頭，也和在喧囂的上海市中一樣的令人感到不快。我每天在枯樹下憑弔那紛飛的落葉，這些充滿詩意的地方卻一絲也減不了我滿腔的悲懷，有時竟會引動了我使我悽然的墮淚。其實像我這樣窮困的人，只有煩悶是我良伴，快樂不過是不可企及的幻想吧了。

西湖終究是和我理想中的西湖一樣的幻美，——也許你以為我的前後矛盾的說話是表示我的心理已經陷入了二重人格的狀態，——露宿在西湖的山上終究比上海的衙堂門口是有兩種不同的情形。若是說一個比喻，我以為西湖的露宿是和咀嚼着桂子一樣的有一股清香的氣味；而上海的衙堂門口卻如咀嚼着腐爛了的柿子一樣的惹人人口臭。我在杭州除那夜住過旅館以外，天天都是一樣的在各處亭中寄宿着。那是三天前的事了。我在小館子裏面吃了一碗陽春麵和幾隻包子出來，欲圓未圓的月亮寂沈沈的照在路上，幾顆疎星像女子的黑眼睛一般的在青碧的天空中隱現着。我走過了岳墳一直跑到了葛嶺的山脚，習習的西風從背後把我二寸多長的亂髮吹得搖搖欲墜。道旁的樹影淒清的在月下和電燈光下婆娑的舞着，使我在靜夜中覺得有無限的陰森森的鬼氣。口中在念着不入腔調的長生殿裏面補恨的幾節曲子，一面足不停留的向嶺上走去，驟然的有一種幽咽的聲音把我的靈魂捉去了。我疑心那種幽咽的聲音是風掃敗葉

的聲音，或是山中的女鬼在月下發出悲嘆的噓氣。那聲音的微妙直和在月下飄忽着的游絲一樣的輕盈。徑三，我當時和受了催眠一樣的失去了一切的知覺。我忘卻了我平日所嘗過的痛苦，我忘卻了我失業以後所感受着的飢餓的情形，我忘卻了我的身體是這般污穢的身體，我忘卻了那淒清的月色，那婆娑的樹影。啊！徑三！我那時覺得全宇宙都瀰滿那幽咽而微妙的聲音了，我覺得那一丸生鐵似的月亮在含笑着，金剛鑽一般的疎星也跳舞起來了。

我追逐着那幽咽的聲音向前尋去，聲音愈聽得清楚愈加沁入了我的心靈。若是我的知覺不是被牠奪去，我那時定要大笑或是狂哭起來了。最後我在墳前尋到了一個頭髮和我一樣鬆鬆，衣衫一樣襤褸的男子坐在那邊吹着洞簫。啊！徑三！我不想在這種地方竟然尋到和我同調的人。當我走進了墳堂，嗚咽的簫聲劃然停住了。那人睜圓着兩眼釘視在我的身上，我真如催租客一般的敗人詩興了！他和我默然地相視了十幾分鐘，又撫

弄了一回洞簫，然後和我交談起來。他知道我是一個落魄的文人，知道我失了職業在外，過着流浪的生活，便深深的爲我嘆了一口悲酸的苦氣。後來他和我說話說得漸漸投機起來了，他便伴着我一同走上了初陽台去度夜。我告訴他我這幾年飄泊的情形，他也把他半生的悲苦向我細說。啊！徑三！那晚上可算我平生和不相識的人暢談肺腑的第一次了。他的故鄉離開了杭州有三千多里的路程，他家中只留着白髮婆婆的祖母，他離開他的祖母的原因是受了鄉間的父老的驅逐。他有一個年青的堂分的姑母，和他發生了不可分解的愛情；這種逆倫的舉動震動了全村的社會，萬口一聲的把他驅逐了出來；他的姑母呢已被她自己的父母逼迫着自盡了。她在她的墳前哭暈了幾次以後，便永遠沒有回到故鄉去過一次。他這樣含淚的向我述說他悲慘的往事，竟然使我忘卻了自己不幸的境遇，爲他這樣不幸的往事流起淚來了。啊！人類真是命運的囚徒呀！

白晝在山間徘徊着，夜間在古亭中寄宿着，我這樣的生活真簡單極了。啊！徑三！若說

起我心內起伏不定的狂潮來，恐怕在這簡單的生活之下，心理的變化比平時還要利害得幾倍。大凡一個喜歡胡思亂想的人在沒有事情可做的時候，他的思想的確是要格外紊亂，格外紛歧的。每當我撚草弄葉，對月長嘯時，我總要顧影自憐起來。啊！徑三！我不知像我這樣的人沒有職業可就，究竟還是社會的罪惡，還是我自己的學問不好而應得的結果？

我現在要怨恨我那懦弱無能的父母了。我的父親自己已受了高等教育的恩賜，弄到沒有職業可就，更不該把他的兒子也同樣的送進了斷送前途的牢獄中去。啊！我那柔弱而受盡人間的侮辱的母親，也不應該看見自己的兒子走上了絕路而不去指導。啊！徑三！假使我在幼年的時候就被送進商店去做學徒，至少我的衣食我自己能够圖謀得過了！我的一位比我年長一歲的堂兄，他在早六七年以前就在店中出了師（註），現在已經自己在振家立業了。還有我幼年時代的同伴，他們在作工的作工，務農的務農，沒有一個

像我這樣不三不四的在外面過着飄流的生活的。我又恨我自己幼年時候的智識竟然這般蒙昧，我在小學畢業時若能決意去改變了我的職業，溺愛我的父母未必定決然的拒絕了我的請求。啊！徑三！身上穿着一件長袍，真成了深鎖着我的鐵鍊了！我的沒有職業可就，真是受了裝滿腦袋中的智識的害處呀！啊！現在的學校真是養成無業的游民的唯一地方了；除去剝奪我們作事的能力以外，再也沒有別的用處了！徑三！我深願有人能够從我的腦裏取去了不可穿不可食的智識，但是怎能辦到呢？

一年來對於異性的要求已和止水一般的寧靜了，今天忽然異想天開的又渴求着一個女子的愛情來調和我的生活；這大概是受了昨夜的夢兒的欺誑了。我昨夜睡在孤山上面的亭內，彷彿一個年青的女人走我的旁邊經過，我輕輕把她的衣角一掣，她不僅不來罵我這種舉動的無賴，而且盈盈的向我嫣然一笑；素來沒有接近過女性的我，這嫣然的一笑真像鈎取了我飄蕩不定的靈魂。我便餓虎似的抱住了她在連連的接吻；啊！徑

三！雖然是夢中的幻影，至少也是我這永遠享受不到女子的愛情的人一生中最愜意的事呀！我今天在追想着昨夜的夢境，恨不能把我畢生的境遇都化得和昨夜的夢中那樣美滿。只須有一個女人能够真心真意的憐惜我，就叫我即時死在她的前面我也甘心。可是，徑三！世界上一切的愛和美都建築在金錢的上面的，雙眼專注視在錢孔裏面的女人，那里會有人能破例的愛我呢！徑三！托爾斯泰雖然臉孔生得比我漂亮不了多少，他家中卻有無數的金錢供他使用，所以他能够找到了那個爲他的戰爭與和平重抄七次都不厭煩的夫人。我呢，不用人家去估量我的家財，只是一看我身上穿着的這套衣服便要將我屏出愛神的門外了。我看見許多女走過我的身邊時，她們總要現出使我覺得自慚形穢的臉色。啊！徑三！若是我是一個化學家，我要發明一種藥品，一蘸在婦人們的臉上美貌就變成和猢猻一樣的醜陋。我又想今天我的身邊若有一張五元錢的鈔票，我一定要趕到大世界中去享樂了一回；或者在裏面我找到了一個把鳩形鵠面藏在紅脂白粉中

間的妓女，雖然談不到什麼愛情不愛情，肉體的快樂總儘够我享受的了；縱然遍體發生了梅毒，比現在這樣追求不到的痛苦總好得多了。啊啊！我身上所有的是兩張大便時利用的草紙，難道可以當鈔票去嫖妓的嗎？若把我身上的灰塵當作金沙，今夜也足夠供我去享樂而有餘了。

不知在什麼地方看過的一篇小說，篇中主人的地位和我現在的情形有點相像。那人也和我一樣的找求不到正當的職業，和我一樣的尋不到一個女人的真實的愛情；他便覺得非常感傷的樣子，每天的晚上必定到小館子裏面去喝一頓酒，酒醉了以後便到無人跡的地方去痛哭一次。後來因為向一個他見過幾次面的女子前面求愛，不幸他竟受了她白眼的報酬；他又寫好了一封誠懇而悲切的信給她，又被她標題着無賴少年的來信在報紙上面發表了，於是他的行為便成了衆矢之的，各報都不遺餘力的攻擊他。他受了各方的刺激竟成了瘋狂的少年；終於投在峻削的懸崖之下死了。啊！徑三！這種悲慘

的事跡爲什麼是現代青年免避不了的呢？

蕭蕭的西風吹着庭前的枯木，樹上的黃葉在微弱的陽光中吊下了幾片慘淡的影子。太空幾朵薄薄的浮雲在漫無目的的飄流着。蒼天的影子投映在微波蕩漾的湖面露出勻稱的縐紋。白公堤的上面有幾乘來往的車子在那邊走着，令人疑心這疎曠的野景是一幅淡墨的古畫。若在萬花錦簇一般的春季，我知道一定有許多的風流雅士和如花的女人在湖中觀賞。那倒映着鱗紋一般的湖上也一定點綴着無數的小艇，絕不似現在的這般和色衰了的婦人一樣的被人蠲棄；就是我現在坐在這裏寫信的庭前，也一定有三三五五的遊人在外面窺視着我。啊！若在那時我倒也可以餓狼一般的飽看了一回女子的肉體。徑三，我這倒運的人竟無時無刻不遇着倒連的事體，現在竟然連飽一飽眼福的最小限度都會像海市蜃樓般的可望而不可近。

光陰隨着南去的太陽一天短似一天，侵人的寒意也隨着漫漫的黑夜一天一天的

增加起來。柔弱的身體在這樣四面通風的古亭中寄宿着，怎樣能夠抵禦得過不可抵禦的寒氣呢？細說起來我真要仰頭痛哭了三年。啊！徑三！我每夜在未入睡之前，先將我身上所穿着的幾件衣服盡數卸了下來，赤條條的抱住了冰冷的石柱，啊！徑三！當我這樣抱住石柱時差不多把身體葬入了北冰洋的冰山之中一樣，身上循環着的血液也差不多在血管中凝結起來，呼吸都已屏息得和死人一樣的了！經過了這樣的一回非人的工作之後，重複把衣服穿上，啊！這時我的身體真如覆蓋着兩重棉被一般的溫暖。啊！徑三！這樣非人的生活我已經過了五六天了！素來不盈握的手臂，現在已經只剩得一張紙般薄的皮膚包住幾根竹絲般的瘦骨了！在抱朴廬中那大鏡中窺見我自己的面孔，不信我的形狀真變得和鬼一般難看了！徑三！我現在纔相信人到了最貧窮的時候求生的念頭也愈切。啊！人生的真義難道當真如此的嗎？啊啊……

袋中的二元大洋，一元已經被每天的幾碗陽春麵消磨完了。我希望你收到我這封

信以後你能够爲我設一個救急的方法。啊！徑三！這樣長篇累牘的信，若拿到郵局中去寄，至少要化了六分的郵票。啊！徑三！我今天晚上的飯錢又要被這封可惡的長信奪去了！雖然我有錢時我是會瞎化的，但是這整整的十二個銅元，對於現在這樣求乞無門而且不得不用最卑劣的手段去騙人的人，是具多大的神通和魔力的呀……

（註）台俗：學徒在店，三年期滿，謂之出師。

十三，三，十二作於杭州工專。

鄉 還



缺 页

還鄉

徑三：

雖說是和你別後不過只有半個多月，已經匆匆的換了一個年頭；回想起去年在外而飄泊的情形和你到杭州後同住着的生活，真和舊小說中所說的再世爲人一樣。現在是已三更時分，母親和弟妹睡着的鼾聲，一輕一重的傳入我的耳鼓。一生在幻想中過着生活的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入睡。我只得披着一件破舊不堪的棉袍，燃着了一盞和在田野間漫飛着的螢光一樣的芯油燈，斜靠在書桌上給你寫信。不過能够寫得終篇與否，卻非我此時的心理所計及的了！

去年到家的日子和除夕相去只有三日的工夫，我重新看見我故鄉赤城山上的古塔是那天午後四點鐘的樣子，那里離開我的家中只有十多里路了。我的心好像驅向屠場的羔羊，無限的恐怖和羞愧使我的心頭在顫顫的發抖。我怕見故舊的朋友和垂危的病人怕見陰司中的鬼卒一樣，尤其使我恐怖的是我那些不可一世的宗族。像我這樣的衣錦還鄉，莫說是我自己沒有書行的勇氣，我深恐別人拿我這副襤褸的情形去譏誚我的母親，使我母親也沒面目去見許多親戚和鄰人。於是在白日沒有消盡以前，我只在離城五六里地方的一個竹林之中徘徊。幸而那時的人類都埋頭在叮噹的錢聲之中，沒有閒暇的工夫走到這里來徘徊觀賞。要是我這副襤褸的情形給我的親戚或是朋友瞧見了，我一定要投身潺湲的碧流中去毀滅我的形迹！我那里能够容我這副醜態深映在他們的眼底，深印在他們的腦底，作爲他們談笑的資料呢！

殘冬的急景分外的容易向晚，大概只有五點多鐘的時候，灰色的夜幕像西洋婦女

的面紗似的寂靜的蓋了下來。我獨自一人坐在林中出神。嚴厲的西風全不顧貧士身上的寒冷，惡狠狠的從竹林的外面吹進來，我的身體只是在顫顫的戰慄。我又不敵即時高視闊步的走回家中坐在竈下向火取暖。空虛的腹部更覺凍得難以忍耐。驟然的一陣昏迷，眼前好像已經換了一個異樣的境地。彷彿我臥在牀上。死了已經有十年光景的祖母坐在我的身邊。我沒看見祖母的臉色，只從壁上懸着的那面古鏡中看見她似乎帶着非常愁苦形容。在她對我說話的聲音中可以聽出和她平時一樣的慈祥而憂鬱。她說我過着這樣飄流難堪的生活是她當時沒有決斷力害了我的；她當時若能夠果決一點攻破了包圍着她的潛勢力，我的家庭也不至於陷入破產的危險，她的兒子和孫兒也可以不用嘗着飄泊的苦味，她的媳婦也不用這樣在哭聲淚影中過着艱苦的生活。她一面在說着一面在撫着我的身體。我彷彿在古鏡中看見她的眼角包含着幾顆欲滴未滴的淚珠，一絲絲的光芒流矢一般的刺入我的眼裏。我睜開眼細細的向那面古鏡中觀察時，只

見一顆顆的疏星嵌鑲在青碧的天底，在微微的跳動着發出閃爍的光亮。啊！我那里敢怨我那雙目難瞑的祖母呢！她一生的儉約，一生的勞苦，卻因為後人不能爭氣，只有許多閒人的譏諷和辱罵當做報答她的恩典！她死後若能有些知覺，我知道在泉下也要流淚痛哭！

遲鈍的腦力如受了催眠一樣的呆木，差不多連所處的地方和回家的事情都已經忘記了似的，竹葉在風中打戰着的聲音如啾啾的鬼語。我慢慢的從竹林中走上了大道，蒼茫的夜色中也辨不出遠近的事物。只有幾點明滅不定的燈火，在遠處的疏林中出沒着，好像叢墓中燃着的幾點鬼火；這大概是食不厭飽錢不厭多的兩足走獸從鄉下討賬回來的燈籠了。我的心中懸着一個吊桶似的走着，在昏黑中看見了一層高大的黑影阻住我的去路。啊！這徑三這就是所謂我的家鄉，就是我抱了絕大的悲痛去覲見的我家鄉的城牆！在我的眼底這座城牆正如我將永遠埋葬於其中的墳墓！那時我心中所感受着的

刺激和悲痛，無論如何都寫不出來。我只記得用袖口去拂拭眼中的飛沙時，我的袖口竟沾溼了大片的淚痕。我那時的心理，好像一個年青的婦人，初嫁的時候便和她的丈夫分離；等到他們重新見面的日子，她的丈夫已經是雙目緊閉的躺在棺木中，一句話都不能向他細訴了！啊！三我寧願把我的身體剝成肉醬，到還比那時的心理好過。啊！我又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了無形的心刑呢？

我不敢向那燈光炫耀人聲沸騰的街上走着；雖則是城邊的道路，陰森森的令人髮聳肌慄，但是我總可以免避了無數毒箭一般的目光。走過了學宮，走過了聖廟，雖然我的眼睛在黑暗中不能看得清楚，我的心中覺得是和舊日一樣的偉大。走到了縣署附近的地方，喧嘩的聲音從寂寞的夜氣中傳來覺得格外的清晰。淫樂的胡琴的聲音和令人肉麻的曲調，夾在嘈雜的人聲中傳入我的耳鼓。這一定是那些剃頭匠無事時在這樣消遣着他們的餘暇。假如我的父母能够懂事一點，在我幼少的時候把我送去學剃頭，此時我

大概也可以隨在他們的後面，唱着一些不入腔調的曲子，在搖頭擺尾的作樂了！可是我
有什麼呢？！我只是一个沒有職業可就的我！只是在外面過着乞丐還不如的生活的
我！
啊！我只是在這千家享樂萬家忙碌的時候，像偷兒一樣的不敢見人一面，在黑暗的道
上
躑躅着，不欲還家而又不得不還家的浪子罷了！

我從一條狹隘的街內，急匆匆的穿過了街心走入一條巷內。那時街中剛走過了一
個手持木棍的警察，惡狠狠的向我釘視了一眼，目送着我向巷內黑暗的地方漸漸而沒。
我的心在隆隆的狂跳着，卻不是爲那警察的注視，因爲我的家庭就住在這巷口的第一
幢門內。此時的心緒真是和亂絲一樣的紛繁。那雙釘着洋鐵的漆黑的大門，緊緊的闔着。
我只是坐在門外的石塊上癡癡的發呆。還是進去的好還是不進去的好呢？要是不進去，
那末我將到什麼地方去纔好呢？朋友的家固然沒有臉面去；親戚的家中難道有臉面去
嗎？！
啊！我難道還要再和在上海、杭州時候一樣的在外面露宿嗎？要是進去，門這樣緊緊的

闔着，不敲幾下當然是沒有人來開的；但是開門的人一定不是我的母親或是弟妹，因為我家中沒有人在外面要他們候門的。假如開門的人正是平素看輕了我的那些族人，那末我這樣襤褸的情形，終究脫不了他們的眼底。我的腦裏正在盤桓着許多疑問，巷內隱約的洩出一盞燈光來。啊！假使這燈光從街上走進的，我還可以一直向巷內躲避。可惡的燈光偏是從巷內走出，叫我如何躲避得了呢！我無可奈何的把頭埋在膝上去避免那提燈的人。啊！徑三！真想不到人類的下賤竟會下賤到這步田地！我愈想避開了那人，那人偏提起燈來把我的身上照了一遍，又要問我是那一個，我輕輕的答應了一聲是我，他纔喃喃的走了，我彷彿聽見他在說我穿着這樣一身破襤而單薄的衣服，將近年關的夜晚，坐在別人的門口，一定是一個歹人。啊！歹人！歹人多麼一個難堪的名詞呀！竟被一個不相識的人輕輕的加在我的頭上！若在平時，我至少要使他飽受我的一頓老拳！可是徑三經過了這般挫折的我，這一點不好聽的名詞，於我有什麼可恥的地方呢！

中酒似的在門外癡坐了二十多分鐘，又站起來靠着牆壁對那雙漆黑的大門出神。幾次舉起手來想在門上敲了幾下，可是我不曾有這番勇氣；手舉起來的時候，總要受了別人牽掣住一般的不期然而然的放下來。那雙漆黑的大門好像稟着一副夷然不屑的神氣對着我，雖然是在沉黑的夜中，我總能很清楚的看見四圍的景物，都含一種輕侮的臉色在譏誚我。我的耳膜上彷彿聽見一種聲音在震動着。好像在說：『你這輕離鄉井的浪子喲！你這一無所能的浪子喲！你在外面飄流了這許多時候，現在也居然穿着這樣一身破碎不堪的衣服回到我這裡來了！你有什麼面目朝着我在呆呆的出神，有什麼面目來重見你的母親和弟妹，更有什麼面目去見你那些富貴震人的親戚和族人呢！你這在外飄流了幾年終於不得不回到家裏來咀嚼祖宗的遺產的浪人喲！』我心中久已冷了的血液忽而騰沸起來，那時我手中若有一把利刃，我一定要像瘋狗一般的去殺死幾個飽食暖衣的蠢蠢的兩足走獸，然後再用這利刃覘準了我的腹部去向牆一擠，我就可以

脫離了這不能容我立足的世界，向那飄渺的太空中長逝了！可是，徑三！我的話就說得更加激烈一點，像我這樣懦弱的人是不會決然去實行那難以實行的理想的！

巷內又閃出兩盞燈光來，我在這一面看去，那巷端的牆壁照耀得非常清楚，一定是光芒四射的風雨燈，談話的聲音已經隱約的可以聽見了。啊！徑三！真是萬分的不幸！那說話的聲音我聽出是我的一位闊綽的族人。我真到了前有深不見底的山溪阻住了我的去路，背後又來了一隻張牙舞爪的猛虎在逼着我不得跳入溪內。啊！我與其讓那族人在黑夜瞧見了我和偷兒一樣的情形，我還不如敲開了門進去也只有一時的恥辱！徑三！若是那族人走過一點都不來睬我，或是看見我能够一聲不響的仍舊走着他的道路，我也沒有什麼怕他。我只怕他在鄙夷的神氣中露出憐憫的樣子，溫和而帶譏諷的來安慰我，纔叫我覺得真正的難受！

謝天謝地，當我被迫得不能不去敲門的時候，我用手先把牠一推，那雙虛掩着的大

門竟然被我不用力的推進去了。我如同一個逃犯一樣，當我進門以後，深怕我那族人追蹤接踵的推進門來，我便用力把牠重掩上去，又牢牢的把門栓栓好。得意的心思和恐怖的心思在我的心裏混和着。深喜我這樣襁褓的情形，既然逃出了我那族人的眼底，又沒有被同居的人們瞧見。但是，徑三，啊！我又要上斷頭臺了！那微弱的燈光像病人的臉色一般的照在破碎的紙窗上，這不是我母親的臥室嗎？那溫柔的語氣在撫慰着一個孩子，啊！這不是我生平所唯一敬愛的我母親的聲音嗎？我覺得我的身體如在沉迷的夜夢之中一樣！那時的心境，我只有讓跳蕩不寧的心尖來訴說我的悲歡，只呆呆的立在窗外看那燈光跳動的窗影。

驟然的在黑夜中回來，母親怔得像木雞一般的呆住了。我的眼裏斷續的流出了幾顆晶瑩的淚珠，也不辨這幾顆不值一錢的淚珠是爲自己而流，還是看見了我的母親那副憔悴的樣子纔流了下來。啊！徑三！我雖沒有像耶穌那麼偉大而忍耐，但是我到處要受

人家的白眼，要受強者的反對和侮辱，除了耶穌以外，再也沒有第二人能夠比得上我這般艱苦的境遇了！啊啊！我已自分此生永遠沒有和我母親重新見面的日子，居然能夠在距離除夕三天的工夫，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重新見着我的聖母一般莊嚴的母親的面相，我若還有一點年青的微火在胸中燃燒着的時候，我一定要像乳下的兒童一樣的投在她的懷中哭得一個痛快！怎奈何，啊！怎奈何純潔的天性已經被社會挫折得沒有一點餘滓的我，雖然有莊嚴的聖母默默的啓示着我，再也喚不回年青時代的靈魂，再也不能在母親的前面號啕大哭了！啊啊！……

剛纔吞咽着滿腔的悲愁坐在我母親的旁邊，驟然從外面傳進了雷鳴一般的敲門的聲音，暫時寧靜下來的驚魂，又被牠鼓起了翻山倒海一般的巨浪。我猶如犯了殺人劫物的盜魁，被鄉間的勇士追得沒有去路可尋；偶然藏身在溪畔的蘆葦叢中，又聽見附近的沙灘上，有萬千鐵騎奔騰着在追尋着我的影蹤。啊啊！徑三！不幸我的私心妄自揣度，竟

然會變成事實。窗外傳進來一片嘈雜的聲音，便是那萬惡不赦的做強者的走狗的警察在喧嚷着。他對我同居的族人說：他曾看見一個檻樓的男人走入這條巷內；他聽見那個以前曾經用燈照過我的那人告訴他，叫他注意蹲在自己的門口不敢進去的我；他隱隱的聽見我推開大門的聲音，他便追蹤而來，卻見我家的大門依舊好好的關着，也不見有什麼人從裏面出來；他問問和他對面走來的我那闊綽的族人，他們也說沒有撞見什麼檻樓的男子；於是他根據了這樣種種牢不可拔的理由斷定我已經藏在屋內，他纔敲門對我的同居者說明這件事情，叫他們好好的注意。啊！那警察一句句斬金截鐵的斷言，像連珠的毒箭一般的射入我的胸膛。我想衝出房外去罵他一頓來出出我胸中半年來沒有出過的惡氣；但是看看自己的影子，看看自己的衣服，看看我沉痛而又悲哀的母親，終於一句話也說不來，只是木偶一般的坐在牀沿隱隱的流淚。

大家在喧嚷着捉賊的聲音被我母親一句話吹得雲消霧散了。我一時徼倖逃過了

同居者的尅毒而藐視的目光，到那時終究是逃避不了的一般幸災樂禍的族人聽說繼嫂的偷兒便是在外飄流而新回家的我，便接二連三的走進我的房內來看我的落拓的情形，一面表示他們的好意來訪問我安慰我，一面又可以將我這不堪的情形作爲他們談笑的資料。我既然蒙這些族人那般殷勤的來看我，我又怎能避得了不出去和他們周旋呢；可憐我看見了他們，雖然勉強抑制住斷續流出來的眼淚，眼眶依然像夕陽的光圈一般的鮮紅；喉頭正如塞住了一塊熱鐵，一句回答的話也說不出來。啊！徑三！我無意中看見了我那孀母的一副看不起我的神氣，恨不得平地裂成了一道縫兒，把我深深的埋葬在底下！啊！我何時纔能澆洗這不可磨滅的恥辱！

母親知道我心中蘊藏無限的悲傷，不來斥責我也不來安慰我。她知道她要是斥責我徒然送了我的性命；安慰我也無非是揭開了心臟的瘡痕。她只淡淡的說了一句既然在外面沒有職業可就爲什麼不早點回來？她接着就催我應早些入睡，稚弱的幼妹看見

她哥哥這樣悲傷而消瘦的臉色，也沉默着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弟弟也離開了書案在房內站着一聲不響。

百折的迴腸在心內反覆的轉着。牆外沈沈的柝聲打了三下，我還是輾轉不能入寐。明明已經睡在自己家中的牀上，我的心似乎有些不信這裡就是我自己的家庭。我一瞓着眼睛的時候，眼前便有許多隔世似的往事電影一般的在開演着。腦裏裝滿了無限悲憤的火藥，只需一星星的微火來燃點起來，我的腦殼便會像活火山一樣的即時噴發出來。啊啊！我怎能任情痛哭呀！長歎呢！我怎好使我滿腔的鬱悶讓我母親知道而為我終宵不眠呢！側耳傾聽着我母親有無入睡；——天呀！她心中旋轉着的愁思糾纏着她，使她和我一樣的在這三更的時分還在牀上轉側。偶然傳出了一兩聲微吁的聲音，使我兩眼的淚泉繼續的湧了出來；彷彿看見她也在不住的流着眼淚。啊！三想不到年齡已經這般大的我，徒然在學校中耗費了無限寶貴的光陰和祖宗傳遺下來的金錢，到而今依舊

要年老的母親爲我愁衣愁食！爲我長吁短歎！自己拊着沒有斲喪淨盡的良心自問起來，真覺憤不欲生！但是我有什麼話可說！什麼話可說！

病態奄奄的太陽已高高懸在愁慘的碧空之中，久經世變的門窗的格子，已經一條條折斷了和老人的齒牙一樣的錯雜不齊，七八年沒有換過的舊紙已變成了灰塵的窟穴。徑三，你只要想像着我家中的灰塵堆積起來的情形，便可以推出我家庭衰敗的程度了！我在晨光熹微的侵曉醒來，直到杈枒不齊的窗格的影子映着我的被上，我還在牀上沒有起來。有人走到我的牀前，我的兩眼便沉沉的閉着，鼻孔也故意呼出均勻的鼾聲，免得家中的人來擾着我；沒有人在旁邊時我便睜開眼靜看着窗上的日影，眼看着一分分低下去的陽光，便使我的生命受了鐵銼銼過了一樣一分分的縮短，我眼前的境遇也現出一分分格外的沉黑。口內覺得有無限的苦澀，心內的悲苦卻比口內的苦澀覺得還要難忍。啊啊！凋零至此，亦復奚言！

過敏的神經覺得別人的一言一動，都是隱隱的借射着我。分明是隔壁的四伯母在呵斥她自己的兒子，我總覺得她的言語是在借她自己的兒子來罵我。她因為她的兒子拒絕了她吩咐他去買豆腐的命令，她便喃喃的在罵着她的兒子；她說她的兒子這樣貪吃懶做，將來一定要淪為倚門求食的乞丐；她說她的兒子不知學了什麼人的行為連家中的事一點不肯去做；她又說她的兒子若不改變了這種行為，將來討飯也要被人家的惡狗咬死。她的兒子厲聲說，即使他流為沿門託鉢的乞丐，也不止他一個人來幹這一種下流的行為啊！言外的微旨，不是隱隱的在指斥着乞丐一般的我嗎啊！徑三我不該一時聽了你的勸告，便毫不思索的飄回了牢獄一般的故鄉啊！我現在在這裏受盡了人家的熱嘲冷罵，都是你的計劃害了我！

母親見我睡到朝食以後還沒有起來，已經走到我的牀前探望過六七次。稚弱的幼妹和母親同來要推醒我，母親搖手止她，叫她不要做聲防備驚醒了我不寧的靈魂。她看

見我蓋在被上的衣服差不多要溜到地上，便拾起來給我重新輕輕的蓋上。她發出了一聲微微的歎聲，我知道她的聲音是在哀憐我，不是含有斥責我的意思。她在房內對我的大妹和弟弟說我這樣的消瘦，不知是因為路上受了風塵的緣故還是疾病纏身的緣故。她又在歎息着，念着在外飄流了好幾個年頭的我的父親。她說像我這樣年輕的人經過了幾載的飄流，身體尙且消瘦得這般的難堪；中年的父親現在不知已經變成了如何模樣。雖然我的父親時常有信寄到家中，——不像我這沒有良心的浪子，在外面連一封的家信都不寫。——說他的身體是如何的康健，說他的起居是如何的平安，但是日夕在懷念着她異鄉作客的丈夫和兒子的我的母親，怎麼也放不下她懸懸的心思。啊！我的父親雖說不是風燭殘年，但是他在外飄零是被同族的叔伯逼迫着，不得不孤身隻影的避到異鄉去度吞聲忍淚的生活，他境況的淒涼和難受，也就可想而知了！可憐我的母親，一面要懷念着在異鄉飄流的行人，一面要照顧家庭，要撫養弟妹，卻還要不時受些不義的鄰

人含沙射影的毒罵啊！徑三啊！我的母親！我的聖母！

中飯的時候，我只勉強強強的吃了一碗粥；吃過以後依舊攢入被內假寐。第二天就是陰曆的除夕，大家正在忙得不得開交，母親也沒有工夫坐在牀前和我細談。稚弱的幼妹幾次跑來看我，似乎有許多恐怖的黑幕橫障在她稚弱的心頭，她不敢走近了我的身旁，更不敢開口和我說話，啊啊！其實像我這種犯了十惡不赦的罪人，那里配和純潔的幼女來說話呢！最後我叫住了她，她怯生生的走近了我的身旁，包含着無限的恐懼，怕我怕一個吃人的魔王一樣。我側面看她嫩白而微紅的臉孔，看看她流露着像河中活潑的流水一般明潤的眼珠，看看她稀疏的像在微風中搖動着的蒼松一般潔淨的幾叢頭髮，看看她似嗔非嗔似喜非喜，像在沈醉的春風中嫵娜着的柳葉一般嬌嫩的兩道眉峯，看看她蘋果一般的兩頰，看看她櫻桃一般的紅脣，我儘管在呆呆的注視着她，她也儘管在呆呆的注視着我，我想尋幾句話來和她談談，或者可以放開了我許久未放的愁懷；但是

我的口含着滿口的黃連似的怎麼也尋不出一句話來！還是聰明的她想出了許多話來啓開了我的話匣。稚弱的妹妹畢竟是太覺稚弱。她說後天就是元旦，她像走上了一級石階一樣的已經增長了一歲，今年她是五歲，到了後天她便有了六歲了。她又問我從外面回來，可能和暑假時回來一樣的給她買來了幾雙新的花洋襪，讓她後天穿起來過年。啊！三！三！我纔是十惡不赦的罪人！我纔是不識情事的呆子！我真不該！我真不該！不買幾雙洋襪給我的妹妹！即使買半打的洋襪也化不到半元錢，而我窮且益堅的精神，過上海時竟然獨自喝酒化去了三元多錢！啊啊！我真是一個十惡不赦的罪犯！

回家時從你那邊拿來了五元的川資，坐慢車到上海的時候已經是下午四點多鐘了。我先走上了C君的寓所找到了C君，總算是我的老朋友還不嫌我身上的骯髒，便留住了我。叫我在他的寓所和他同住。第二天一到打過了九點鐘的時候，便急急的跳上了六路圓路的電車到C書局去找某雜誌的一位編輯先生，因為我在杭州時曾經做過幾

篇不成材的東西寄到他那邊，他有一封回信給我說有兩篇可以選用；我跑去找他就是想向他先支了我的稿費。啊！徑三！不料像我這樣濫汗的文章也居然能夠賣來了一元錢一千字！那編輯先生居然應允了我，即時給我七元多的大洋！徑三，在他們雖然是不費之惠，在許久沒有見過這許多大洋的我，是多麼的高興！多麼的高興呀！我便擺起著作家的態度，搖搖擺擺的從C書局走了出來。

七元的大洋，加上了你那邊拿來用剩的三元，長久沒有藏過大洋的我的衣袋，也居然藏着十元大洋了，我一面用右手放在袋裏反覆的數着牠們作響，有時又從袋中取出來看，看洋面上印着的還是滿面鬚鬚的袁世凱，還是印着盤空而飛的蒼鷹？我一塊塊的看過去，最後的答數是六個袁世凱和三隻蒼鷹，還有一元卻印着一條張牙舞爪的銀龍。一面想着這十元錢的去路究竟應該如何處置？我把日記簿中夾着的當票取出來一檢，總數已經有十三元六角大洋；即使把袋中全數的錢拿去贖回也還不足三元多錢，而且

又要加上每月二分五釐的利息！我的錢那里够得上我去贖回那些當了的東西呢？而且——而且我回到家中的川資也在這十元錢裏面的，我那里可以把這十元錢化了而仍舊流滯在上海呢！我又想既然不去贖回當了的東西，我也應該去買一件半新不舊的棉袍，把身上這件破碎的衣服換了下來；我跑到石路的幾引店家去看時，都使我發生了不敢下手的念頭。在那些衣襟上飄着的一張定價的市條，都是明晃晃的標着十幾元一件；至少也需賣到六元八角大洋。偶然有幾家掛着的衣襟上，沒有隨風招展的定價的布條，我悄悄的問他們這件那件的價目，回答出來的銀數總是我所出不起的數目。我便又死心塌地的把這些無聊的念頭自行取消，嘲笑自己的思想真是太覺無謂！

從石路轉了一個方向走上了四馬路，飄飄然的隨着兩脚的便當向西走了一程，又折轉向南前進。無意中擡起頭來看見在塗着白粉的玻璃上，寫着倚虹樓三個硃紅的大字；我忽然回想着去年在上海時也曾有人在這里請我吃過一回西菜。我想起去年在這

里吃酒的人約模有四五十人；想起了在這里同吃的也有幾位不相識的女性；想起了一位姓什麼已經忘記了的女士，我在無意中發見了她疏髮覆着的頸部有無上的美。我又想起了我喝着的葡萄酒是非常的甜蜜而且香冽，口內不知不覺的流出了幾點垂涎。我好像被什麼東西吸引住了似的儘管在倚虹樓的外面徘徊。我想起我已經整整的有兩個多月沒有滴酒沾唇過了。而且這幾元錢是我從心血中榨出來的酬金，我不應該不讓我久被束縛的身體去享暫時忘形的快樂。我的身體若被無限的悲愁燒死，到還不如被強烈的酒精醉死爽快，我也顧不得我的將來和明日的的事情，我也顧不得我形跡的污穢要被菜館的堂倌恥笑，更顧不得金錢來路的艱難，便故意把右手在袋裏觸着幾元大洋作響，示意那些白衣的堂倌我雖然襤褸也不是沒錢的人，這樣的走進倚虹樓去了！

吃過了酒，付過了酒錢，啊！徑三！我袋裏的三隻蒼鷹已經飛到了菜館的錢櫃中去了！那條張牙舞爪的銀龍，已經化成幾條具體而微的小龍了！走到了懸在壁上的大鏡的前

面去瞧瞧自己的影子，覺得微醉的臉色已經回復了青春的火力。出來的時候已經是二點鐘。隨着兩脚的便當把我搬到了公館馬路，一陣陣的鼓聲從橫街上傳過來，我想起了這是星期日共舞臺在那邊開演日戲的鼓聲。我也不想到究竟要不要進去看戲，漫無目的的向舞臺的門口走去。對面走來了兩個穿着綠色旗袍的女子，我的兩眼只是跟着她的耳珥在空中搖搖的閃動。她們攜着手走進了舞臺，我也跟在她們的後面進去；舞臺外面招客的人當我是一個歹人，想動手來阻住我，我把袋中的洋錢弄着作響，向他們斜睨了一眼，他們也不敢再和我作難了。我所坐的位置是在那兩位女人的後面，我看昏了她們疏髮覆着的頸部，連臺上所演的究竟是那一齣戲劇，也沒有去看得清楚。賣票的人走來，我交給他一元大洋，究竟有幾角小洋找還我，我也沒有什麼心思去數，更論不到小洋還是銀鑄成的還是鉛鑄成的了。

一陣雷動的掌聲從四圍逼緊進來，把我從白日的夢境中喚醒。我的眼睛纔離開了

那兩個女人的頸部去觀察四周的狂人，又注目前面舞臺上的劇境。那時剛在演着古裝的昭君出塞；扮昭君的一個旦腳，說是共舞臺中有名的女伶，所以在她初走出來的時候就有這般熱烈的掌聲去歡迎她；她也流露着似水的眼波向坐上的客人獻媚。我看見她那種媚態橫生的形容，好像把我的靈魂攝取去了一樣。我忘卻了一切在座的人們，忘卻了我前面那兩個綠衣的女子，忘卻了我自己所在的地方。我看到她後來和漢帝哭別的情形，我彷彿覺得她是在和我哭別。本來不懂戲曲的我，那時不知不覺的在喉頭微謳着，好像在和着她宛轉而嗚咽的歌調。我看到她出塞的時候，不值一錢的眼淚竟然會斷續的滴上了我的衣襟。我覺得四周的掌聲是驅逐一個弱女遠離故國的惡鬼的呼聲。我又覺得他們在鼓掌驅着我，不許我逗留在這裡，淚眼盈盈的和我臺上的昭君作別。我恨恨的走出了這惡魔包圍着的混濁世界！

徑三！你時常希望我做一個奮發有爲的人，你始終引我當作你的好友，你會對我說

叫我要好好的自己努力，將來在著作界中或者可以找到一個小小立足的地位。徑三！這是你沒有完全知道我墮落的情形。若使你知道我墮落的情形，恐怕你不但肯引我當作你的好友，你一定還要唾罵我，不把我當作一個人類看待。徑三！若是我把我墮落的情形，詳詳細細的寫出來告訴你，恐怕只能引起你無窮的失望。但是我又怎好把自己墮落的情形去瞞着我知己的朋友呢！徑三！我那天從共舞臺中走了出來，便走上了四馬路的青蓮閣上。我的酒力依然昏昏的盤据在我的腦裏。我在外面買來了一大包的瓜子走到那邊去喝茶。三三兩兩的鳩形鵠面的女人，臉上都擦着好幾兩的水粉；圓唇和兩頰都塗着惹人厭惡的胭脂；刺目的花衣服只能引起了男子的肉感。一個個都露出藏着利刃的笑臉站在男子的旁邊賣笑。可是我所坐的地方卻永遠沒有人來和我招呼，有幾個走我身旁經過的女人，卻只輕輕的向我斜睨了一眼便走去了。我屢次想把我的瓜子送入他們的手內，可是我沒有這麼的一個機會。我也曾經掣過幾個妓女的衣服，可是都當作不

知不覺的走過去了。我後來終究挾住了一個妓女，讓她坐在我的身旁伴着我。若論起她的年紀來，即使在她塗着厚粉的臉孔上減去了她十年的年紀，至少也有二十五六歲了，但是她清脆的口音，怎麼也不能說她是一個三十幾歲的婦人，我只能說她的口音比我還要年輕幾歲。我和她說了許多不三不四的話，我現在也記不起來。我只記起問她肯不肯嫁給我，她輕輕的在我的肩上敲了一下，說我一聲小鬼。後來因為我故意用手蘸起茶去擦她額上的縐紋中堆積着的白粉，她便怒形於色的離開我了！啊！徑三像我這種墮落的情形，恐怕你做夢也沒有想到的吧！啊啊！我有什麼臉面去做你理想中的朋友！我有什麼臉面去做我耿直的父母的兒子！我有什麼臉面去做我純潔無瑕的弟妹的哥哥！啊啊！我還不如死了到還落得一個清淨！——啊！我死了又有什麼臉面去見我地下的祖母！

迅速的光陰，真像投在地上的鳥影；待你注目去找尋牠的形跡時，牠已展開了兩翅向無窮的空間長逝了。我屈指計算着我到家的日期，整整的數完了左右兩手的十個指

頭。在兩眼開閉了幾次的中間，除夕也匆匆的過了，元旦也匆匆的過了，今天已經到了古人所謂人日的時候了。這幾日心中起落不定的心思，直和一綫永遠理不清楚的亂絲一般的糾紛。自問這幾天所作的事，也和迅速的光陰一般無影無蹤的向前飛逝。若說我長日把自己禁錮在家中到也不是完全的事實。在元旦的早晨，曾經允許了我的弱妹牽她出去遊過一回，我曾經破了臉牽她在仕女如雲的城上兜了一個圈子；我曾經去訪過幾家至親的親戚；曾經去訪過幾個和我一樣貧困的友人；我曾經赴過一個友人的招飲。那個招我去飲酒的友人，他的境遇到也不見得比我的境遇優美，不過因為他能夠勤謹任事，所以現在他的家庭的確美滿得許多。他現在在一個初級小學裏當教師，一面又做了一個縣中有名律師的書記；他在這樣一身兼任兩種勞苦的職務之外，還分出許多心力去管家中田地的事務。他在三年前就結過了婚，眼前已經有一個牙牙學語的女孩時常坐在他的膝上。他的夫人也和他一樣的能夠耐勞受苦。徑三！像我這樣飄泊不定的生

活，那里够得上他萬分之一的幸福呢！那里够得上他萬分之一的幸福呢！

我的那位朋友曾經對我說，有幾個我小學時代的同學，仗着我做他們學問上的講師的同學，現在已經襲了他們父兄的餘威，做起縣中負着鼎鼎盛名的紳士了！徑三學問究竟有什麼用處？知識究竟有什麼用處？裝着學問和知識的腦袋，不過僅僅是一個臭皮囊而已！

我因為要消遣自己滿腹的悲愁，時常跑到附近的荒郊去散步。啊！徑三！誰知這無意的散步，竟會使我新痊的心上的傷痕，混和着舊日的遺恨一齊爆發出來呢！我從城內的牆街七灣八灣的走出了小西門，走過了一座砌起和石嶺一般的石橋，一片舖滿綠麥的田野便在我的眼前展開了。幾株枯落的古樹像老人一般的站在路旁向行人鞠躬致敬。我沿着那條小溪向上流直走上去，可以看見赤城山的餘脈盤在溪底露出赭色的岩石。赤城山的顏色猶如天半飛下來的一堆朱霞，在水落木枯的殘冬，山色卻格外流露出—

種嫵媚的色彩；假如我向牠招手時，便會蓮步珊珊的走近了我的身旁，我獨自沿着溪岸走了七八里光景的路程，隔岸有七枝矮矮的石塔鋪排在我的面前；我走過了溪中鋪好的幾級石步，石下的水聲活像是壺中騰騰的沸水。一片蒼蒼的高大的古樹，夾在這一面溪岸的兩旁；我在濃黑的綠樹陰中進行，覺得我自己的軀體完全像一堆殘雪在日下消融了的一樣，踏上了中途的石橋，呆呆的蹲在橋上發癡。無意中看見了樹葉反映着陽光的顏色，自己不覺被偉大的自然鎮攝住了。要我寫我怎麼也描寫不出這一段天然的畫境。假如我向南朝着日光射過來的方向看過去，那樹葉的葉面反射出品瑩的光亮，令人的眼光眩耀得幾乎要流出淚水來；若朝向北面轉看過去，又是另外不同的一番情調，那微弱的陽光，那綠而帶黃的葉背，那魚鱗似的斑駁了的樹皮，那葉背垂在空中翻騰飄動的情形，那樹後襯託着的一座高丘，那說不盡的一切都使人感觸着暮年的悲哀。徑三！我想像着這兩面不同的境色，便是我一生兩截不同生活的寫真，我站着的這座石橋和我

祖母死去了那個年頭一樣，使我劃然的分成了兩種不同的境遇。我在橋上呆呆的站了一回，循着那邊岸上向小北門一方回去。啊！天呀！假如我的眼睛沒有發花時，教人如何忍受得住呀！在那邊立着一塊墳石，新刻着亡女某某之墓，令我又回想到五年以前的一幕重大的悲劇了！

那幕重大的悲劇我預算讓他和我的身體同時葬入土中，永遠不讓第二人曉得。我兩人中間保存着的秘密。便是我決然要到外面去嘗飄流的生活而不肯回家，大半也是受了這層意外的刺激纔使我作出軌外的行爲。啊啊！我現在向你追訴我過去的情形，你要知道我並不是向你來懺悔我從前的罪孽！徑三！我若要把我和那人的關係一絲不漏的寫了出來，恐怕就是這樣接連的寫了十個晚上也還寫不完，我現在只能把牠縮成極短的寫法，寫出來告訴你。你知道一個梗概。說說好聽些吧，現在三角戀愛的名詞總算是最盛行最好聽的名詞了。我的事實也許正落在這個最好聽的名詞的圈套裏面，我

和她——就僅僅稱她吧，因為我一提起了她的名字，我的心總會起了重重的戰慄——也可說是親戚，因為她是我族人的內姪女，她因為在幼少的時候便死去了她的母親，所以不時也到她姑母的家中來，我和她認識便在她到姑母家中來的時候。我一見到她便覺得是我的皇冕，是我的靈魂，是我的生命；我愛護她比愛我自己的身體還要來得親切。她那時也似乎愛上了我的樣子。徑三萬料不到鬼蜮一般的人情居然也在美麗的少女身上發見了出來。自從我的家庭遭了破產以後，她對於我的感情便霎時的轉移了方向。啊！徑三世界只有女子的心是蛇虺一般的惡毒！只有女子的心是狐狸一般的狡獪！只有女子的行爲是朝秦暮楚的行爲；我受了這一層的刺激，我曾經整整的流過一個多月眼淚！我的神經衰弱症大概就是她的恩賜！在她和她的未婚夫宣布婚約的前幾天，我不忍聽這不祥的消息便離開了我的故鄉。啊！我到今還沒有找到第二個愛人去向她復仇！實在鬼蜮一般的只知愛別人的金錢不知愛別人人格的女人，那一個肯愛我這有識的無

產階級者呢！

總算天還有天眼，那可詛咒的她，——實在說起來雖然不肯愛我，我那里肯犧牲了最初獲得我的愛情的人去詛咒她呢？像她那種只知有錢不知有比錢更寶貴的純潔的愛情的女人，我到今還只有深深的憐憫她。——在沒有和那市儈結婚以前，便瞞了兩隻伶俐的眼睛和人間長辭了。徑三！我一面固然在爲自己的不幸哀弔，一面卻又深喜她到死還保存着處女的清潔。我讓她死去無依的靈魂，深葬在我的心底。不知死後的她有沒有翻悔自己生前的錯誤。

牆外驟然傳進了一聲淒厲的鬼嘯的聲音。不知這是她聽到了我的言語而悲哭，還是我的祖母在責備我不應該戀着這一個毫無價值的女子？街上傳進來幾聲沉悶的柝聲，已經到了五更的時分；燈蕊已經只剩得一寸多長，大概熹微的晨光不久又要透進年老的窗格中來了。我向你來說的話還沒有說完，也不知寫到什麼時候纔能夠完結，雖然

是長夜慣於不眠的身體，現在終究有不可言說的疲倦襲擊着我！我把我自己所定下來的計劃向你說一說作個小小的結束吧。我預算在家中看看幾部子書和古人的詩集，好在我家中雖陷入了破產的地位，這幾部沒有人要的书籍是始終沒有人要的。我除了看書之外，我還想勉強隨你對於我的希望去隨便寫幾篇文章，或者還可以賣來了幾元錢來補助家中的零用……

十四，四，十七夜脫稿於杭州工專。

缺 页

緬 沉

缺 页

沉 緬

徑三：

接到你的來信足足已有五六封，卻從不曾給你寫過一封覆信。雖然在接到你的來信時也會引起我胸中熄了的情火，在暫時重放出一星星的光亮，但是久已糜爛了的精神經終究是不可救藥的了。你來信說我沒有回信給你，一定是照着我前日定下來的工作，在努力不息的進行着，所以連寫信的工夫都爲著作和苦讀所犧牲；但是，我至親至愛的朋友喲！你這樣的預料竟完全陷入了錯誤的理想了！你能够說太陽每天一定從東方的山尖上升，你能够說月亮是缺了又圓圓了又缺，你卻不能預料到彗星出沒的時期和經

行的軌道。朋友！我的行爲是一顆出沒無定的不祥的彗星！我前信告訴你的我預定下來的計畫，我何曾奉行過一日！我幾次想把近日墮落的情形給你作一個詳細的報告，又恐你要得着幻像消滅的悲哀，所以終於沒有給你寫信。徑三！像你這樣厚望於我的朋友，真要我消磨了寫信的勇氣。現在我的身體也和糜爛了的精神一樣，頹然不振，病魔纏繞着使我和牀第結了許久的婚姻。也許我的末日不聲不響的走近了我，我不能不寫信給你要求你救了我本無可赦的墮落的重罪！

我臥在牀上養病已經有十天了。雖說現在的病狀已經稍呈佳象，我的心裏卻望若能够早一天閉了兩眼，我便可以早一天享受清幽的福分！徑三！我嫌惡生活已經嫌惡到十二分了！就使我日後有出頭的日子，有重振家聲的希望，也解救不了目下所受的切膚一般的苦楚！更挽回不轉我前日已經損失了的名譽！我深深的了解人生，我知道人生只是無限痛苦的結晶。醫生說我如果我的身體能夠好好將護調養，不到一月我的精神便

可以恢復到健康的地位！徑三！我還要保存着這痛苦的結晶體作什麼！我還要保存着這痛苦的結晶體作什麼呢！

流水似的向前逝去的光陰，全不顧惜人類的青春，儘管不聲不響的催人老去。萬家爆竹的新正彷彿如在目前，卻已經匆匆的過了杜鵑遍野的清明，到了櫻花照眼的初夏了！人生的飄忽正如一縷飄忽的青烟的痕跡一樣。回想起這四個月來的生活，若不是在幻夢中的電影的裏面經過，定是凶惡的撒旦持着一條巨鞭驅迫着我，使意志薄弱而又經過了無限的苦難的，我不得不墮入這萬丈的深坑啊！我現在細細的追想起來，心頭禁不住起了重重的戰慄。

在這匆匆的四個月內，我真是一個無惡不作無事不爲的人。我素來所深惡痛絕的香煙，現在也居然能够使我戀戀不捨了！使人沉溺其中，卻了昏曉日夜的麻雀牌，也居然像我的戀人似的使我感到和他一日都不可分離的了！西門外的三層樓上的賭窟，差

不多變了我唯一的家庭；那樓上一班比強盜還要凶惡的博徒，差不多一個個都變成我知心的良友。老實對你說罷！徑三！我現在看賭博的事業比讀書和著作的事業還要鄭重，我滿腔的愁憤，假使我一看見書籍和紙筆，便要火上添油一般的使我腹內的憤火更加紅熾起來；只有坐在那邊打牌的時候，我的心纔覺得和喝冰淇淋一樣令人肺腑一清。就是我對於那些賭友的交情，有時覺得比你和我的交情還要密切。雖然我在那邊已經化了不少的錢，我的心總沒有覺得一絲的悔恨。

也許這是天帝或是釋迦的暗示！我這種自解自譬的墮落的精神，完全是受了佛門弟子和尚狗的影響。和尚狗是我故鄉一個寺院裏面的僧人。在整千整萬的偷吃肉類的僧人之中，和尚狗的行爲纔是光明磊落的行爲！他吃肉喝酒的事情是誰都知道的，他也一點都不去欺瞞那些和他相識或不相識的人。別人說他做佛門的弟子，千萬不應該不守佛門的清規而喝酒吃肉；他的答語真使我佩服到五體投地。他說：做佛門弟子一定要

吃素食的理由，完全是爲死了以後可以升上天堂；像他這樣的人不消說是沒有升上天堂的希望；即使像他那樣的人能够升上天堂，那末天堂上面的人一定比地面的人還要擁擠，他在那邊一定還要被別人擠了下來，重新墮到地上；他與其被別人擠了下來，還不如不上天堂倒可以免避了一陣無謂的恐嚇！徑三：你希望我將來能以著作立身，不是和和尚狗希望上天一樣渺茫嗎？

我抱定了和和尚狗的人生觀，墮落的精神比向上的精神增高了幾倍。啊啊！這種飲鴆止渴的行爲，若在更深人靜之後獨自細細的追想起來，我的心和狂風中的蛛絲一般的在空中不住的戰慄啊啊！想不到僅僅是一年的工夫，我的人格竟然變成了兩個人的樣子！回想起去年此時，我還算是一個中等學校的教員，還算是一個日夕自勵的青年；而今竟然是一落千丈，已經深深的墮入了畜牲道內啊！徑三：千不該萬不該我總不該在元宵的晚上，跑到一個冷廟裏面去看那羣惡人的賭博獲利的心思在我這囊空如洗的心頭，

簡直和枯槁了的稻苗逢到霖雨一樣容易滋長！我拿出袋中僅有的八個銅元去入夥，居然能够得到五六倍的贏利！徑三「惡不可長」的古語真不錯！我便在這時想利用賭博去獲利了！

元宵的次日我便絕早的起來，獨自一人跑到昨夜在那邊賺來四五十銅元的冷廟裏面去。幾座巍巍的土偶默無一言的坐在那邊。昨夜和我共賭的一個朋友，死氣沉沉的睡在廟內的一角，他的被褥是一堆錯雜無章的稻草；他那黑而且黃的瘦臉在稻草堆中也分別不出究竟有什麼不同的顏色。若不是他的鼻孔呼出隆隆的鼾聲，我一定以為他是已經死在這里。我當時若會想到賭博的結局，只落得這樣一副襤褸而且無家可居的情形，我一定能和噩夢中驚醒了轉來的一樣！可是，啊！我那時心中所能想到的只是昨夜小小的勝利！我默默的看着面上落了幾片白粉的土偶，我看見他臉上露出微笑的顏色，似乎在慶賀我初試的成功！我看神座上放着的兩片筭碑（註），又看看壁上嵌鑲那文字

已經模糊了的筭碑經，一種好奇的心思鼓勵着心中躍躍欲試的我，我便走到神前默祝了一番，用兩片竹根的筭碑來預卜我的前途的運命。

（註）筭碑以竹根爲之，鋸竹爲兩片；凡人之休咎，皆祈於神前，而以筭碑投於地以下之竹根之一仆一仰者爲聖筭，二片俱仰者爲陽筭，二片俱仆者爲陰筭。凡有求者宜投三次，依其次序至經文前合之。經文則爲七絕或爲五絕，多俚語。惟城隍廟之經文爲集唐句，蓋齊召南先生之手筆也。其下尙有「解曰」一則爲斷定休咎之言語云。

不知是那土偶欺騙我，還是我自己欺騙了自己；那天所投的筭碑竟然是上上的吉兆。可憐心思已經走上了歧路的我，說是受了神的啓示，從此和賭博結上了絕好的良緣了！

一條小小的溪流環繞着殘缺參差的城牆，經過了一個多月的冬日的旱乾，潺潺的

流水已經無影無踪的不知去向了。峻峻的白石一塊塊露在人類的面前；幾處還有幾許沉碧的清水，也停滯在低窪的地方不復向前奔流了。溪上靜臥着一座岑寂的石橋，石橋的東端是縣城的西門，走過了石橋便是全縣最熱鬧的橋上街。那天我從神廟中走了出來，漫無目的的走到了這座橋上，素來我所最嫌惡的那幢靜站着的三層樓，那時卻首先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壁上寫着「三層樓茶館」的五個東倒西歪的大字，好像有什麼引人的力量似的使我在樓下徘徊了一回。夜以當日的茶館，在清晨的時候兩門靜靜的閉着，和昨夜在這里過夜的人們緊閉着他們的兩眼一樣。怔忡不定的心想和海潮一般的洶湧起來。啊啊！我可憐的命運……

我的兩脚又把我搬到了另外的一支溪旁。這支小溪因為有牠五六十里的源流，而且又是始豐溪的正流，所以經過一個多月的旱乾，溪中的流水還在奏着潺湲的音調。我在灘上的柳樹叢中徘徊，那些剛纔領略着初春風味的柳樹，也和沒有生意的我一樣的

呈現着灰敗而衰退的氣象。在這一片沙灘之上，若到了深秋的時候，便有漫天飛雪似的蘆花在空中婆娑起舞。我想我在中學的時候，也曾和飛鳥一樣的在蘆葦叢中鑽行。我曾經在更深人靜之後，和友人挽手在皎如嚴霜的月下，到這裏來聽夜雁的孤鳴，秋蟲的哀音，和着雁聲的淒其，至今重想起來，還要令人落淚。而且是在人生陣上敗陣回來的我，不願回家而不得不回家的我，在這樣日光晶潔霜痕未退的早晨，重到這滿目荒涼無復蘆葦痕跡的兒時舊地，追想着這樣充滿詩意，令人落淚的舊情啊！徑三！你想我那時的心裏，是多麼難受的呀！我心頭在重溫着絲絲如夢的舊情，口中在喃喃念着我去年在此做好的幾句詩句。我念到了「我仰看着杈枒的枯枝，俯看着落葉腐化的土墩，啊啊！這自然的飄零，搖落，都是我未來的化身！」（註）再也不能在這里逗留片刻。我便和沉入在深深的夢中一樣的任着我的兩腳把我搬回。

（註）全詩見創造週報第四十六期。

我走到了另外的一座石橋，呆呆的坐在一塊大石的上面。蔚藍的天色點綴着幾朵棉花似的薄雲。日光曬在地上變成一種高潔而悲愁的色彩。幾株在微風中搖曳枯枝的老樹底下，蹲着幾個在那邊洗衣服的婦人。那種淳樸的氣象使我起了無限的信仰。驟然有一聲咳嗽的聲音從我的背後傳出，驚動了那幾位淳樸的女人，舉起了幾雙驚異而不屑的眼光向我這一面投射來。雖然這一種奇怪的咳聲不是我所發出的，我的臉總情不自禁的紅了起來。我回過頭去一看，那發奇怪的咳聲的人，是昨夜在神廟中輸給我十多個銅元的賭友啊！罪惡的心思又撲向我的膽邊發生了！昨夜神廟中的幾個賭友的神色我雖沒有看清，可是他的臉孔上滿佈着天底嵌鑲着的繁星一般茂密的細孔，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被我遇着，我總可以一望而知。他慢慢的蹲在我的旁邊，對我鼓說那些浣衣婦人的歷史。他指我那個穿格子粗布衫和青布褲的女人是某某的老婆，那個頭上梳着兩個繩髻的女人是某某的姊姊，那個垂着一支辮子只有十五六歲光景的女人是

某某的妹子；還有幾個中年的女人是誰家的女人他都一一的告訴我。他又能够敍說各人家庭的歷史和他們的家臣一樣清楚。他又對我說那個梳着雙髻的女人是非注意他的。我心裏在癡癡的發笑，我總不信有女人會愛上了他那滿面的繁星。但是我又不便指出他的缺點，只好點頭附和着說了幾個是字，他臉上的星光便覺得更加燦爛而閃爍。那幾個洗衣服的女人走開了；我的賭友失去了他注視的對象，也離開了我的身邊了。我站起來看看倒在地上的我自己的影子，已經只有一尺多長，一直走回家中來吃午餐；又特地走三層樓的外面經過，那時已經有幾個人和憧憧的鬼影一樣的在那邊鬧着的了。

兩種不同的心思起伏在我的胸頭，我的精神幾乎陷入了分裂的狀態。我木然的對着窗上的破紙出神，心內的淒涼催着我使我眶上噙着的淚珠滴了下來。我想起了母親那般殷殷的期望着我；想起了許多的族人那般淡淡的藐視我；想起了在外飄流了好幾

個年頭的父親；想起依依圍繞着母親膝前的穉弟和弱妹；更想起了遠在數百里以外希望我變成一個國內有名的著作家的你啊！徑三！若是我竟然去以賭博爲業，將要使我年老的母親和愛我的你要感到多少的失望，使我的清白自居的父親和未成立的弟妹要沾了不可洗濯的污名，更要給我那些日夕祝我墮落的族人笑得齒冷！但是我有什麼法子呢？我有什麼法子可以解了這層層的難關呢？我又想即使我真墮落到不可救藥的地步，也只是我個人的罪惡！而且——啊！而且我有什麼事情可做！難道我當真坐在房內搔着自己的腳趾過日子嗎？我到那里去找些另用錢來供給自己個人的另用呢？即使我去賭博，賭博難道是惟一的重罪嗎？賭博的人難道只有我一個人嗎？而且我那闊綽的族人不是時常到縣公署和警察所去賭博的嗎？我有什麼罪惡！賭博那里是罪惡！我也只是暫時去賭了一回，並不是以賭博爲我的正當職業的，更說不到什麼罪惡與不罪惡！徑三！那天在家中這樣自問自答的解說了一回，便洋洋洒洒的到三層樓去實行了！

現在和我同在三層樓上的朋友，在從前是完全處在兩個隔絕的世界的。我所私心用以自慰的是那些賭友完全不知道我的來歷。本來我只須從西門進城便可以直到我的家裏，但是爲了兩層特別重要的原因，我便不得不改道繞向小西門或是南門回來。我怕從西門進城在大街上走着，假使在街上走時我一定要遇見許多熟人，我私下所作下來的罪惡若被人看見定要無地自容；我又怕我若順着大街走時要被我的賭友窺透了我的來歷。我走到三層樓時我一定要把前後左右先行察看了一回，我深怕有熟人要在附近窺見了我冒險的行徑。走出的時候也完全和走進時一樣的小心。啊！我的行徑真是變成了偷兒還要不如！

在三層樓上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那壯士S君。——我就稱他爲S君罷，因爲這名字加在我那位壯士朋友身上，實在有點不稱其實；這名字是太雅而且太懦弱不振的了。——S君是城西有名的壯士，每逢城西的居民和別處的居民發生了械鬥的惡劇時，第

一個奮然陷敵的便是這個可敬的人物了！那雙眼和牛眼一般的沒有一秒鐘不在那邊扇動。嘴唇的右角已經微微的留着缺痕，聽別人說S君在兩年以前深夜闖入別人的房內去偷那家的少婦，那少婦的丈夫也和S君一般無二的精壯，竟然用武力把S君逐了出來，S君那時竟然第一次受了人家的侮辱。他後來和那少婦的丈夫約好各人帶了一把小尖刀到林中去決鬪；唇邊的傷痕便是決鬪的結果，少婦的丈夫也在額上留下了一道疤痕。說話的聲音卻並不因唇上缺了一角而減輕，他個人呼盧喝雉的聲音足以蓋過了全場鼎沸的人聲。全體的賭友如有所爭執，都要請他來判斷事實的是非和曲直，他在三層樓上已經變成了南面的大王。他似乎有些可憐我的懦弱，每逢我和別人有所爭執，他總一味的庇護着我，所以我在那邊沒有受其餘賭友的欺侮。

狐羣狗黨的警察真是不成東西！紳士家中的公開賭場，固然絕對不敢到他們的門縫去偷窺一次；就是三層樓上的一羣無賴聚集在那里賭博，也不敢上來說半個不是。大

概是兩個月以前的事情了，那天正是新任知事蒞任的第五天，竟然因為嚴禁賭風的事情發生了兩重絕大的笑話。幾個知事帶來的親隨的警察在街上巡邏，走到三層樓的樓下經過時，呼盧喝雉的聲浪傳入了他們的耳鼓，他們履聲閣閣的一步步走了上來；茶館的堂倌先上來報告樓上的一羣浪子，大家都和毫無所事似的繼續未完的工作，我的心雖微微的有些跳動，但是看看大家鎮定的精神，看看與高彩烈若無所見的S君，看看自己這一局未完的局面，也放寬了膽坐在那邊繼續的打我的牌。警察看見了這裡的情形，似乎帶着不豫和恐怖的臉色。那個眉毛和桑葉一般濃厚的警察走到了S君的傍邊，伸手去拿S君前面放着的銀錢和雀牌，卻被S君順手把他的手接住，非常嚴重的給他打了一個巴掌。少數的警察那里敵得過三層樓上的羣衆，便風捲雲散一般的逃回去了，他們本來也想捲土重來的到這裡尋仇，因為受了幾個熟於本地情形的同伴誠懇的勸戒，便死心塌地的不敢重犯三層樓上的國土了！

在同日的晚上，勵精圖治的新任知事曾經親自帶着幾個警察出來巡查。不知是無意中走過那個地方，還是那些引路的警察故意要丟了他的面子；他走過了某營長的寓所，一陣拍拍的打牌的聲音從牆內傳了出來，無名的憤火勃發在他的胸中；推開了未曾全閉的大門，走進燈火煊耀的中堂，看見那羣坐在桌面賭博的人，卻教他呆呆的驚住了！坐在桌面賭博的人，一個就是暗中爲他加以助力的省議員；一個就是他到這里來寓在他的局中的教育局長；一個是城內有名的富紳；而坐在下方的便是暫時寄寓在這里的某營長。他看見了這四個人便噤若寒蟬一般的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仁慈的營長似乎很能諒解他的苦衷似的離開了桌面去招待他，三位貴客也一一和他招呼。他們又叫他一同入局去賭博，他的臉孔便火燒一般紅起來，更加顯出焦措不安的神色。他在那邊喝了幾口茶便垂頭喪氣的告辭了出來，他在路上還聽見他們在門口說些似諷似贊的評論。這事到現在都還在各人的口上相互的宣傳。

經過了這兩次平地的風波以後，恐怖和羞恥的心思像曝在白下的彩紙一樣漸漸的褪成慘白的顏色。初到三層樓上時一種羞怯怯的情形已經完全消除，我的聲氣也漸漸被那里的人所陶冶而同化起來。本來無非是想到那邊去消遣或是謀利的；後來差不多變成美術家愛好藝術一般的心思了！我認識了「中」「發」「白」暗降的勢力比一切的勢力都大；我認識了挪進一張絕好的牌來比求出了一個數學的難題來還要快樂；我推算博局終了時候的輸贏比演一個簡便的算題還要敏捷。總之：徑三，我覺得世上一切的快樂和幸福完全建築在賭博的上面！徑三！世界上一定要有許許多多的學問究竟有什麼意思？玄學家枉自在那邊索解宇宙的問題和人生的問題；即使所有的啞謎完全被他猜破，啊！沒有職業和沒有財產的苦痛，他們曾經費神去討論過一次嗎？科學家枉自在那邊發明了不可磨滅的定理；世間難道還有比窮人定要餓死的定理更爲真實更爲正確的嗎？文學家和美術家枉自在那邊創作許多無謂的作品去安慰人類；真正貧苦的人看

到了他們的作品，無非是增加他們的失望與灰心罷了！就是我自己，這十年來的教育於我有什麼用處呢！有什麼用處呢！徑三！教育是有錢的富人的裝飾品，學問是吃了飯沒有事做的人們的閒談，貧苦如我的人究竟要牠何用！

我的思想老是這般錯亂的，永遠沒有澄清過一天的日子。我在家中看到純潔而清苦自守的我的聖母，看到天真而無知的繞在膝前的弱妹，便覺到自己的行爲是不可磨滅的罪惡，自己拊着良心痛責自己；一面更容易觸動我內心的悲傷，使我墮落的精神更爲堅決。我每在夜夢中覺得我的身體已經腐化成陳臭的死屍，便爲自己的前途祝福；一到了陽光刺入我的眼瞼，我睜開眼看看家中的景物一點都沒有變更，纔知道死去的快樂不過是夢中的幻像。我的不幸便隨着強烈的陽光開始了。清晨出門的時候母親總要吩咐我早點回來，啊！她若是知道了我在外這樣墮落的情形，她一定怎麼也不肯放我出外半步。可憐她是被我瞞得鐵桶似的一點風聲都沒有吹到她的耳邊，直到我在病中向

她說出她纔知我不肖的情形啊！……

最使我難忘的是我在三層樓上認識了一位L君真面目那一天。L君從這三層樓茶館初設的那天便已變成唯一的老主顧。額上的縐紋填着許多愁慘的形容，是表明他飽經世變的結果。和他在此結伴六七年的賭友，沒有一個能夠知道他的真姓名和他過去的行踪，更沒有人能夠知道他故鄉是住在什麼地方。他的年紀只比我大得十幾歲，但是從他的臉色看起來至少要比我大得一倍。那天我走到三層樓時只有他獨自坐在那邊，我輕輕的叫了他一聲老C——老C就是他的假名——他抬起頭來用垂死一般的目光向我瞅了一眼，歎了一口氣叫我不再叫他爲老C，他說老C不是他的真名，他的真名是大名鼎鼎的L。我疑心他是醉後的妄言，因爲全縣都傳說L在十年前便已死在異鄉了的；而且他說話時有一股濃厚的酒氣直撲入我的鼻觀。他看見我臉上顯出一副奇怪的神氣，剛想啓口說明他的事跡，卻被樓下嘈雜的人聲無形的遏止住了。他便約

我次日到城西北面二三里路的一個墳墓中去聚談，我也知道了他不願爲其餘的人所知道的意思，便點頭應允了他。那天爲了他的事在我的胸中輾轉一般的轉着，竟使我如在醉夢之中一樣，打錯許多牌；結果清算的時候，我盡我所有的銀錢償還同局的以外，還負了二元多錢的債款，L君卻毅然的我爲我清償，我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感激。

我回家時間我的母親關於L君的傳聞；平時我雖然曾經聽別人說過L君的遺事，善忘的腦筋總不肯去留心人家的閒談。母親告訴我L君的境遇是非常可憐的。L君的父親是全縣有名的富紳，他的學問是縣中數一數二的鉅子。L君的天才是特別的高超，又有這樣有名的父親盡心的指導他，幼年的時期便已負了不可一世的盛名。可是絕特的天才始終要受運命的困厄，他在十二三歲時便喪了他的父親，他的母親的死期比他的父親早在三年以前。L君家中的財產便不得不叫久在覬覦他家的叔父代他管理了。可憐L君年紀不到十六歲的時候，家中的產業已全部歸入了他叔父的私產。L君既然

喪失了他的產業便不能在年青時到外面去嘗着飄流的生活。他曾經做過人家的記室；曾經做過商店的伙計；也曾經充過人家的教師。受盡了外界的刺激已經變成病態心理的L君，永遠不能得主人的歡心。末後曾經做過沿門乞食的乞丐。終於自己決定去從軍；全縣的人都傳說他已經隨着某次的戰爭化成炮灰的了。母親不知L君現在還活在世上，和我初聽見L君說他是L時一樣的懷疑。

我真想不到在三層樓上的一羣賭友之中，會找出身世比我更加淒涼的L君！更想不到一生以賭博爲正當職業的L君，竟然會有這樣精關獨到的學問和堅決的精神！如其說我對於人生得到了深切的理解，除了自己悲苦的往事以外L君的身世便是詔示我絕好的教訓！我第二天早晨跑到L君和我所約會的地方，他已經比我還早到那邊去了。他坐在一株看盡人間盛衰的情形的老樹底下，身邊放着他每日不離左右的酒壺。他看見我喚着我的名字，使我和昨天聽他告訴我他的真名時一樣的吃驚。啊！徑！我枉自

誤作聰明，我以為在三層樓上的世界和我是隔絕了的另外的一個世界；我以為在那邊賭博的人沒有人能夠知道我的真名，更沒有人能夠知道我前此的行踪；那知道我的情形被這位神奇不測的L君窺視得清清楚楚！

陰沉的天空好像故意作出一副慘淡的形色來作為我們的背景似的，在清晨的時候愁雲竟是籠罩得這般慘淡而怕人。樹葉戰慄的發出呻吟的聲音似在為我們不幸的命運而歎息！L君一面在痛喝着杯中的酒精，一面在暢快而嗚咽的向我述說他一生的境遇和見解。我有時要和他同樣在強烈的痛飲；有時要執着空杯呆呆的注視着L君的態度；有時竟然滴下了幾點清淚在酒杯裏面，和杯中的酒攪和起來辨不出酸的氣味是酒是淚；四周的景物都沉醉在悲哀的環境之中，就是清脆的鳥聲也帶着許多頹喪的情調。L君開始向我述說他叔父虐待他的情形是非常慷慨而激昂的。雖然他叔父全家的費用是仗着他家中的財產去維持，待他的情形卻比待其餘的奴僕還要苦毒幾倍。他的

叔父說他父親生存時留着幾筆巨款沒有償還，他家中所耗費了的金錢和賣出去的田產都是爲他父親還債。後來終於用了不悌長上的名義在風雪連宵的晚上把他趕了出來。啊！徑！他述說那幾天雪夜在外面露宿的情形，使我回想到去年在上海杭州流落的難堪，我的心頭不禁和放在五車上面分裂了的商鞅一般的痛苦！我斷續而下的淚珠不知是爲L君而流還是爲我自己？他又告訴我幾年在外面飄泊着的情形。他那時埋葬在胸中的一段戀愛的慘史也傾篋倒篋的向我說了出來。實在現在一般人的戀愛史是千篇一律的沒有大別，L君的事實也逃不出這千篇一律的範圍！他在外面當家庭教師的時候，竟然愛上了那和他貧富懸絕的學生。他告訴我那學生平日差不多不肯和他離開半步。後來她的父親察出了這一對師生的難分難解的情形，便宣言要他在三日以內離開他的家庭。素來慣於過着飄流生活的L君，對於居處和住宿當然是已經不成問題；在他的心頭輓轡一般旋轉着的是不知他不肯分離而不得不被隔絕的學生，那時已經痛

哭到如何模樣？他想盡了整千整萬去和她相會的方法，終於一個個都化成了泡影！受了這一層意內面，又是出於意外的刺激，曾經幾次去實行過自殺都沒有做成。他坦開了胸膛，在他的乳下留着一條手指一般癢痕，便是那時用刀自刺的成績啊！徑三！我真不信人間所有的事實都是令人傷心落淚的資料！

王君說他自從經過了這幾番磨折之後，他斷定了世界上已經沒有能夠相互了解的人，更沒有所謂同情的愛心了！這幾年飄零和挫折的結果，使他的容顏加上了好幾年的年紀。當他回到故鄉的時候，已經沒有認識了他的人，就是他的叔父遇見他時也辨不出他的面貌。他也樂得這樣不爲他人所知的過着這樣朝不謀夕的生活！我那時也把我飄泊的情形和墮落的傾向告訴了他，他只有對我淒然的苦笑。啊啊！像他這樣的境遇，他這樣的學問，像他這樣經過的情形，也只能落得這樣的一個結局！渺少的我更算得什麼呢！

我陶醉着L君帶來和我同酌的美酒；我陶醉着L君告訴我的一段傷心的資料；更陶醉着自己這幾天來沉溺其中的賭興；我便和L君攙着手緩步的向三層樓走來。兩旁的景物和對面衝過來的人馬，我沒有精神去分辨。走上了三層樓上剛好已經有兩人等在那邊。我和L君也無可無不可的各自占了一方。那天好像有神附着我的身體似的，第一局的牌豎起來的時候，剛好有一張蘭花是我坐着的，又有兩張中風不偏不倚的並立在我的眼前；降進來的一張又是南風。第四家打出一張南風，我剛在非常着急，第二張輪着我挖進來時又是同樣的一張，這使我不得不恨第四家的南風打得太早了。啊！那知道這回第三家打出來的又是一張南風；沒有待看清楚，便高聲叫起「碰」來了。後來因為我打出了一張白板，第三家便隨手打出了一張中風，恰又投入了我的羅網。這一天的結局我償還了昨天L君爲我代付的二元，袋中還剩着二元多錢。我便實行起所謂「賭博人的三個譬」來。賭博人贏錢的時候可以譬爲沒有贏；這些贏來的錢便可供自己去購化。

第二響是沒有贏的時候，便譬如輸了的一樣；第三響是輸了的時候，譬如再多輸了幾許；啊！這樣勇決的精神，真和削平了阿爾卑斯山的拿破崙一樣的果敢！我那天便決計去實行三個響之中的第一個響。我便和我的一羣賭友在三層樓上狼吞虎嚥的喝酒，喝得非常的痛快！這一次的宏醉，算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回宏醉了！我真是沉醉得一切的人事都不知道。起初我只看見房中的景物在我的四圍旋轉；我的身體像在輪船當中一樣，隨着搖動的船身在風浪中搖動；我的眼前推動着層層的光圈，彷彿那天我在新寶華的甲板上，面呆視着的落日。我喝酒時酒漿竟然從口角上流了出來，我的衣襟變成立在雨下一樣的沾溼。我把紙頭當作牛肉盡力的放在口角咀嚼。口內還在喃喃的念着陶淵明飲酒的詩句。自己的境遇和王君的慘史在宏醉中已經混成了一起。朦朧中看見和我對面坐着飲酒的賭友，已經變成了我仇人模樣。我看見他說話時露出一排凶惡的牙齒，彷彿記起他是逼走了我的父親，而且壓迫着我的族人；我看見他的鼻樑特別的高起，又彷彿

佛他是L君的叔父；又彷彿他那盛怒的形容是驅逐了L君，不許L君親近他禁錮一般的女兒L君的主人。我的耳畔有一種奇怪的聲音在嗡嗡的作響，我心疑是L君的學生在念着L君而啜泣。那聲音又漸漸由低微而宏大起來；啊！那奇怪的聲音分明是女子詛呪的聲音。那一定是拋撇了我的那個女人在詛咒着我了！無名的憤火和着沉沉的酒力在我的胸懷燒起來；我舉起了酒杯向對面的同伴丟了過去，我的身體也隨着玉山一般的倒了下來。以後的一切我便永入了夢中，自己已經無從知道。

醒來的時候已經是臥在自己的牀上了。我的母親走進來，看我已醒，臉上交織着悲喜合組而成的面色。她對我說我已經足足的睡了一天兩夜，現在離開我醉倒的時候怕已足足有四十個鐘頭了！她說我沉醉時脈膊幾乎已經停止了跳躍；四肢和額角有時和火炙一般的發燒，有時竟比冰塊還要發冷。若不是鼻孔還留着沉沉的鼾聲，到現在怕是已被裝在漆黑的棺材裏面去了！她又問我爲什麼要喝得這般爛泥大醉；又問我喝酒爲

什麼一定要到這魔窟一般的三層樓上去喝。啊！她那里知道三層樓上已經變成了我的第二家庭了呢？啊！魔窟……

那天L君曾走到我的家裏來看我。母親說他昨天我在昏睡之中他已經來過三四次；前天把我背到家中和背着死屍一般的也就是他。啊！真想久已熄滅了的L君的同情之火，竟然爲了不幸的我而重熾起來。啊！徑三！他真是我在沙漠之中找到的唯一的伴侶了！他走到我的牀前，我看見他的臉色似乎含有自怨自艾的樣子。我幾次想自動的坐了起來，可是我的肢體和一部完全拆卸了的機器一樣，怎麼也不能夠運動自如的了！L君說我那天在三層樓上嘔出了一堆的血液，我纔知道我現在的頹然無力是嘔血的結果。我回想到那天的事情彷彿沉入了醉迷的夢中一樣！恨只恨我爲什麼不在這樣昏睡之中，竟然無知無覺的瞑然淹沒，我倒也可以不再在此時重裸開我過去的無限傷痕。或者是上帝故意要和我這懦弱無告的人作難，逼着我不得不負世界的罪惡而再去上一次

十字架啊！可憐的是柔順如羔羊一般的人類！

我抬起無力的眼光注視着L君的面部，看見他的面色呈現着無限的蒼白；目光投射在我的牀邊，好像半鈎的殘月從雲中透射出牠慘淡的光芒一樣。他的兩頰已經沒有幾許的肉體，更沒有絲毫健康的血色。在這衰敗得和中世留下來的古屋一般的我的家庭，頹然臥着一個四肢無力的青年的活屍，屍旁更守着這樣一位瘦削的伴侶，這真是變成了古代詩人的歌詠的絕好材料了。L君遼遼的囑我好好將護着自己的病體。他叫我不要把悽慘的往事牢記在心頭，他對於他自己的往事看得和輕煙一般的已經被狂風吹得四散了。他說他生活在世上無非是抱着遊戲人間的態度；所有人世一切不幸的事情加到他的身上，他都能夠逆來而順受。他本來想把自己的往事永埋着沒有留傳在人間的日子，那天情不自禁的向不幸的我傾吐了出來，使我爲他的事情和自己的情事攪在一起，平空的閒惹出了一場無謂的風波，這都是他守口不堅的緣故。他又叫我好好的

將養好了以後，應該照着從前和你說過那樣的工作去實行。他說他自己的精神已經糜爛得和污泥一樣，不願意看見我在這樣年輕的時期，也和他同樣的走上了前無去路的歧途。我回味着他誠懇的態度，我回味着他誠懇的語聲，我回味着他菩薩一般慈悲的心腸，我只有感激涕零！我那里有領受他的箴言的勇氣呢！

自從那天病倒，到今已足足的有十二天工夫了！堆滿了幻想的腦筋在這幾天之中不知建築起了幾重的空中樓閣！每天的食量不用說是不及前日的四分之一。拿起鏡子來細看自己的面色時，真真變成了一個清癯的詩人了。你已經從別一個朋友的報告知道了我病的情形，但是你還不能知道我病體的起源。啊！徑三！我在四個月的墮落生活中，能够得好好的教訓，最初我真是做夢也沒有想到！徑三！你也不用再愁我仍舊要繼續着這種墮落的行爲，也不用再希望我去以著作立身。我是一個微光閃動的流螢，對於我自己的腹下我是照得非常明徹的；我的餘生大概是埋在鳥聲清脆的萬樹森嚴之中

了！

我寫這一封長信足足的寫了三天；蚯蚓一般拙劣的字跡，恐怕有許多的地方你也看不出來。上下語氣不相接的地方是不用再說的了！我不希望此後再能寫信給你，也不希望你有覆信給我，我是一個精神糜爛了的人，不能再稱爲你的朋友了！永別了罷！

三！
……

十四，五，二十九脫稿於杭州。

缺 页

落 殂

缺 页

殂落

徑三先生：

我的家庭真是不幸得很，我的哥哥已經在五月十八日長逝了！你四月底發出的那封信，他自己還是清清楚楚看過的；五月初九發出的那封信，他已經陷入神經錯亂的狀態，不能親自看你的信；我等到他清醒一點的時候，我朗朗的讀給他聽，他只是癡癡的對我發笑，一句話也沒有說起。如今他已經死了一切的事情，他都完全不知道的了！

我的家庭現在是非常的不安，呈現着極紊亂的現象。可憐年老的母親，兩眼已經哭得臃腫起來了！我早就想寫一封信來報告你，精神恍惚得什麼似的，竟然把這事遺忘了。

殂落

一百四十七

若不是今天收到你給我亡兄的信，我不知道什麼時候纔能給你寫信。

先生！我亡兄一生的境遇是可憐之極的，你也許知道得比我還清楚；尤其可憐的是臨死時候的情形！他的病是平常所沒有見過的，據一個年老的醫生說，他一生所看過的病，從沒有像亡兄的病那樣奇怪。若是有錢的人家，亡兄也許不會死的；可惜我貧困的家庭，買不起貴重而有效的藥，我的哥哥就不能不瞋然長逝了！我的母親所引爲遺恨的就在這一層！先生！像我哥哥這樣柔而善的人，竟然會被貧窮所壓榨而死，世界難道還有公理存在嗎？

亡兄臥病的起源，他自己前回已有長信報告你，你當然已經知道的了。他在寫那封信的時候，他的病體的確是已呈佳像，已有痊愈的希望。雖然他自己並不希望痊愈，家中無論大小的人，沒有一個是不希望他早日痊愈的。徑三先生！我們的家庭雖已窮到朝不保夕，全家的人能夠團聚無缺，也未始非人間的樂事呀！我的母親看見他那幾天的病體，

看見他日愈一日的臉色，她是覺得有無上的快樂。最奇怪的是我的弱妹。她僅僅是六七歲的孩兒，她在亡兄初病的時候，瞧見哥哥憔悴的容顏，瞧見母親憂愁的臉色，瞧見家中上下不安的狀態，弱小的她，竟然也露出悲愁的顏色。幾個同伴招她去遊玩，她也不去了；素來嬌盈的體態，也不重露出來了；時常向母親撒嬌的聲音，也默着沒有聲響了。她這樣在亡兄的寢室裏面，靜默了十天工夫，直到亡兄病有轉機，大家高興起來的時候，她纔恢復了平日的常態。先生！你只須從這一層着想，我的哥哥是萬不可以死的，而竟死了！無知的上帝，竟然奪去了我全家熱烈的希望，完成了亡兄祈求的志願！使我家庭的幸福，破碎得和破罇一樣，到了不可收集的地位！先生！這是多麼的不幸！多麼的不幸呀！——對於我的家庭！

亡兄初病時，大概是四月的中旬，臥牀足足有一個多月。他究竟苦在什麼地方，大家都無從推測，因為他自己從不肯告訴別人。他開初的病似乎是在胸部；他不願人家瞧見

他病的地方，所以從不肯自己撫摩一回。我們時常看見他痛極的時候，眉毛緊緊的聚集起來，雙手不住的向胸膛輕擊；我們走去替他撫摩，他又要推開了我們，不要我們走近他的身體，更不許我們去接觸着他的胸部。醫生來看病時，問問他苦在那里，他像緘口的金人一樣，一句說話也不肯說起。醫生若指定問他這地方有無痛楚，他只是搖着頭不肯答應。若是問得更加吃緊，他索性閉着眼，或是朝着裏面去裝睡。我曾經獨自悄悄的問他，他只是握着我的手，覷着我淒然的苦笑，一顆顆的淚珠，竟然從笑着的臉上流了下來。這真教我難受呢！

我們要他喝藥，算是他最苦的時候了。他平常生着病總是不肯喝藥的；這回因為病體太奇離，而且身體也消瘦得不堪，母親強迫他，無論如何每天總要他喝兩次苦汁，他也只得忍着氣順從了母親的命令。可是他每次喝過藥的時節，總要比藥汁加倍的吐了出來，這也是素來的習慣如此。他每逢喝藥時便要哽咽着說：他在世上是已經吃盡了千辛

萬苦的，不論是精神上的痛苦或是肉體上的痛苦，他都已經受得够了；爲什麼還要在臨死時，強迫他勉強再喝這些苦汁呢？母親聽他這樣說，總要背地痛哭一次。

我是不慣寫信的，長的信更加沒有寫過。現在爲了這件不幸的事情，不得不向你說明當時的詳細情形；寫得錯雜不清的地方，要請你原諒我的學力不足。

亡兄今年的人格，似乎驟然墮入了千丈深坑。三月時母親聽見別人說他在三層樓上賭博，母親無論如何是不肯相信的。先生像我哥哥那樣誠樸的人，那一個肯相信他會做這樣下等的事情呢！不過他在家時常常要吸香煙，母親爲了此事，不知曾向他說過了幾次麻煩的話，他總是縐着眉頭不響，只須看他的臉色，就可以知道他的胸頭包含着無限的隱痛。他曾向我說：他吸煙的原因是想忘了一切的苦惱。他又說有時因爲苦惱得太不堪，便跑進小酒館中去喝酒，他在沉醉中便什麼都丟在腦外了。先生他賭博的原因，完全和他吸煙喝酒的原因一樣！假如他有一種正常的職業，他何至於墮入了這萬丈的深

坑呢！

尤其使我們驚奇的是他竟然將家中的衣服偷去當了，這事是現在纔知道的。先生！家醜不可外揚，我是知道的；但是像亡兄這般端整的人，竟然會做出這種事來，我卻不能不向你連聲叫起奇怪來了。先生！我說這一種墮落的行爲，不應該是亡兄個人負責任的；我以為爲逼迫着他使他失業的社會，至少要負有一部分的責任！這事在亡兄未死以前是毫不知道的，前回母親因爲找尋那件衣服，傾箱倒篋的都沒有找到，就覺得無限的納悶，不過當時沒有疑心到亡兄身上去。後來在亡兄的衣袋中，找出了幾張當票，纔知道亡兄不僅當過衣服，還當過許多物件；不過那些物件是不關緊要的，所以當時沒有發覺出來。母親看見這幾張當票，當時竟然哭暈過去，過了十幾分鐘纔醒回來。她一半在心痛亡兄的天折，一半又恨自己清白的家庭，留下了這一點不可磨滅的污點，給外人作爲譏諷的資料！

亡兄在病中也曾嘔過了幾次的血。嘔血是他致病的原因。他嘔出了微帶紫色的鮮血，我們看見了覺得非常驚駭，他自己卻淡然置之，臉上似乎在恨自己嘔血嘔得欠多的樣子。每當嘔過血以後，臉色和白紙一樣的慘淡，呼吸短促得和氣喘的老人一樣。他的眼珠平常已經覺得分外的大的，病中的眼珠比平時差不多大了一倍。顴骨突出得和肋骨一樣的高。說話時下顎搖動的情形是非常輕飄的，兩唇已褪成雨後的桃花一般慘淡。他引鏡自照時，對鏡長吁了一口怨氣。若是看見他睡着緊鎖的眉頭，誰都要爲他懷無限的憂慮。

真是萬分的奇怪，日間我從不曾看見我的哥哥流過淚；他只是呆呆的臥着，沒有痛苦和悲哀的表示，也沒有一絲的歡樂。但是我們早上起來，總要印着斑駁的淚痕，而且有時還要帶着淡紅的色彩。先生！我不懂他爲何一定要在夜間哀泣？我更不懂他在夜間忍不住的悲哀，日間偏會這樣耐性的忍住？我的母親看見他那樣的情形，夜中是睡不安枕

的。凡是我中夜醒來的時候，沒有一次我的母親是睡着的。我時常聽到母親的嘆息聲，轉側聲；有時也會聽見她的啜泣聲，我心中也覺得非常的難受。可是我醒着時也沒有聽見哥哥的哭聲。母親也說，她不時要偷偷的起來，去看看病中的哥哥，她看見他時，他總是沉沉睡着的。我真不知道他枕上的淚痕，是在什麼時候留下來的？而且每天的早晨都是如此。

有一晚，大概是四更時分了。一生睡眠永遠不會滿足的我，驟然從惡夢中驚醒轉來，一種低微的如哭的聲音，悠悠的轉入了我的耳朵，我的睡思爲之一清。我側耳細聽，確乎不是母親在牀上啜泣；我聽見母親的鼾聲是很大的。我心疑是窗外的啼鳥，但是絕不是夜鶯的鳴聲；更不像其餘的鳥聲。我漸漸疑心到了鬼哭，便不知不覺的毛髮茸戴起來。當我仔細諦聽時，纔辨出那聲音是哥哥的聲音。我想去喚醒母親去同看，又想失眠的母親暫時的睡着，我不該去喊醒她。我便獨自點着了燈去看看我的哥哥。這時我恐怖的心思已

沒有了。我只要一想到哥哥的苦處，我就忘了一切；何況是在深更時分，聽到了他獨自在牀上悲泣，我怎好不去看他，怎忍不去安慰他的悲苦呢！我可憐的不應死而死的哥……

我剛纔在向你說我哥哥那夜的情形，心中不知不覺的感到了一陣悲痛，想繼續寫下去，卻怎麼也不能寫下。我就拋了筆伏在桌上哭了一陣，自己也似乎陷入了昏迷的境界。接着小妹妹就叫我吃飯了。我在寫信的事情已經記不清楚。吃飯時有我的母親，有我的姊姊，有我的妹妹，看不見的是遠在異鄉的父親，和永無會期的哥哥！我真覺得我吃着的飯，和細沙一般的粗糙，怎麼也不能下咽。若不是自己倒流着的眼淚，和着飯齊吞而下；若不是怕我的情形，要引起了母親暫時停止着的悲哀；我真想不願吃飯，獨自去痛痛快快的哭泣一陣了！先生！可憐我已經永遠看不見哥哥的影子，永遠聽不見哥哥的聲音了！

我的哥哥待我是非常和易而又非常嚴厲的。我自幼是一個淘氣的孩子，到進了中

學的時代，還沒有改變那種不良的氣質。我愛和一班無聊的朋友玩耍；我愛作些無賴的舉動；我時常荒廢了自己學業；我時常要和姊姊相罵；我時常要和母親作對；總之！先生！我的行爲是很不正當的！我的哥哥看見了我的情形，有時很和易的來指導我；我若不聽他的說話，他便要露出疾言厲色的樣子，惡狠狠的來斥責我。先生！那種和易的聲音是聽不到的了！那種疾言厲色的樣子也永遠看不見的了！先生！千言萬語，真個教我從何處說起？

大概我的神經有點錯亂了。提起筆來，不知寫了些什麼事情。我向你述說那夜我哥哥的情形，竟然沒有接續下去，卻七顛八倒的說了些什麼話，自己和沒有覺得一樣。那夜我燃起了燈輕輕的走到哥哥的牀前。他鼻息是很沉重的，我知道他尚在夢中，我想去喚醒了他，卻又不敢把他喚醒。他是朝外睡着的。我看見他微開微瞇的兩眼，不住的有兩道慘紅的淚水，從眼瞼流了出來。先生！這就是他每日留在枕上的痕跡了！我看見時心頭只是微微的顫慄……

我靜坐在他的旁邊，看見他的手常在不住的掣動。有一息如絮如泣的哀音，斷續的從鼻孔中哼了出來；那聲音的幽咽和悽慘，令人覺得毛髮悚然。要是他不是我自己至親至愛的哥哥，無論如何我是不敢坐在他的旁邊的。我呆如木雞的坐着。在這樣中宵人靜時，平常我是從不肯起來的，那夜竟然變成了例外，無名的恐怖和悲慘，像兩個孿生的兄弟似的纏繞在我的胸前。我舉眼看見滿佈灰塵的紙窗，窗上的紙大概有十來年沒有換過；被這樣黯淡的燈光照着，格外顯出一種凋落不堪的現象。真想不到我頹落的家庭，竟然會頹落到這種地步！而且牀上還臥着一個病人——一個比頹落的家庭還要頹落的病人！而且窗紙隨風微呻，彷彿是應和着牀上病人的悲調！這樣的境地，叫人多難堪，多難堪呀！我自己當時也禁不住引下了幾顆淚珠。看見燈下彷彿現出了一個巨象；窗外和牆外也彷彿有悲哭的聲音。似乎又有人在在我的耳畔輕語：「你的哥哥是不會好的了！你的哥哥是自作自受的！你的哥哥是一個墮落的人，這樣悽慘的死，就是他一生的報應！你的

家庭也沒有重振的希望了！你的父親是沒有好結局的；你的母親也不能久在世間；你和你的姊妹，一個個都要步了你哥哥的後塵！在現在的世界，你們沒有錢的人，沒有勢力的人，不肯跟在強盜的後面去劫擄的人，永遠是沒有希望的！永遠要受環境的……」我的心頭就憤火紅熾起來，想伸手去抓住擲揄着我的惡鬼，卻只抓得滿握的空氣！夜氣依然這般沉寂；窗紙依然這般微呻；牀上的病人卻已驚醒轉來了。

一盞黯淡無光的孤燈，照着一個病在牀上的青年，旁邊坐着飲淚吞聲的家人，這是什麼景象呀！我竟然身當其境，我心頭的糾紛也不難推想而知了。我的哥哥醒來以後，看見我坐在他的牀前，淚珠從眼中洋溢出來，比在睡夢中更加抑止不住。他微微的嘆了一口氣，幾乎要痛哭起來的樣子，終於沒有哭出來。他那勉自制止的情形，令人有無限悽愴。我想說些安慰他的話，一句都說不出口。我自己的淚濤，也和他一般洶湧，洒滿了我的衣襟。他伸出手來握着我的手，我覺得他的手比大理石還要冰冷；本來他的手是非常消瘦

的，現在比平時更加消瘦起來了。他低聲問我母親有沒有安睡，我就輕輕的走到房中，聽見母親的鼾聲還和以前一樣，知道她沒有醒來。我告訴了他，仍舊坐在他的牀前。他堅握着我的右手，似乎怕室中狎狎的惡鬼，要奪去了他的身體一樣。凹黑的眼睛，在暈躍着的燈光影裏，顯出分外的難看，分外的可怕。變成乳白色了的紅唇，欲啓未啓，覺得有千鈞的重力繫住了他一樣。他也依舊和平日同樣的不說身上的苦痛。靜默了許久，他纔叫我給他一口茶喝。勉強抑掣着他自己的悲哀，向我幽咽的細說。呵！他那夜的話，只要我還活在世上，我總不能一刻忘記。

他對我說：「弟弟；我的死期大概不遠了。你也不用難過。只要你能夠好好的做人，不要走上了我的覆轍，就是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我唯一的祝願了。我死了以後，母親也要你去安慰她，你不要只管自己爲我悲傷，惹得她更加爲我悲傷起來。你要放開了心，譬如做了一場凶險無比的惡夢；你譬如沒有這一個不足比數的哥哥；你譬如我還在外飄零，永

遠沒有歸來的日子。你千萬不要爲我的不幸而悲傷。我已經是值得被人悲傷了的！我早就沒有了我的靈魂；我是和一隻小狗沒有分別。你不要爲一隻小狗的天滅而哀慟。……只是你千萬，我對你說：你千萬不要再走上了讀書的絕境去了！讀書的人在社會上的確是零餘的動物。我的一生是被學問和知識壓榨而死的！學問和知識，是吃人的魔王，是陷人的深坑，誤入了這條歧路，便是走上了必死的絕境……你千萬不要再希望成爲一個學者。你千萬不要受這魔鬼的捉弄！學問和知識不能給你好處，只有驅你走……你千萬不要自己欺騙自己，自己陷害自己。你須要改變自己的職業。習商也好，農作也好，學工也好；你如不能擔任木工等巨大的工程，你可以去習縫衣，再不然就去習剃頭。雖然裁縫司務和剃頭司務的名目，比不上一個學者的名譽來得好聽；總沒有像學者前途的危險！總沒有餓死的事情會發生的……我希望，我唯一希望你不要走上了我的覆轍……」

我聽見哥哥斷續的語音，心內猶如刀割。滿腹佈着難堪的情緒，不能自禁的痛哭起

來。兄弟兩人抱頭悲啼，驚醒了家中的大小。母親亂髮蓬鬆的走出房來，急切的問我們所爲何事。我纔如夢中初覺，知道了一時忍不住的悲痛，竟然驚醒了睡不安枕的母親。姊妹和妹妹也從房中出來，看見我兄弟兩人的形狀，呆呆的立着，一點聲音都沒有。母親的眼中，早已滴下了連珠般的眼淚。妹妹的年紀雖輕，因爲哥哥是她唯一親愛的人，眼中也流出了幾顆淚珠。在沉寂的小室中，只有五雙淚眼，彼此相互的觀望。眶上的淚水，映着微芒照射的燈光，絕似草際流螢，在黯淡的空中灼灼的發光。大家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經過那夜的一番風波，哥哥的病體便突變起來了。次日的清晨，哥哥的身體和火爐一般的灼熱。枯瘠如柴的瘦臉，也浮泛着一層淡霞的顏色。接觸着他的手指，和握着熾熱的火箸一樣。眼中也時常流出血水來。喉頭似乎有什麼東西塞住，不時在突突的作響，有時隨着呼氣呼出，便有淡紅色的血液噴射而出。呼吸氣也是非常的困難。鼻息的短促，好像三歲的嬰孩。眼臉緊緊的相互交接着，有時也有力無力似的睜開，沒有半分鐘的工夫，

依然沉沉的深鎖着了。他兩手不住的向空間亂抓，正如在和他的仇敵作戰。鼻孔發出嗡嗡的說不出的聲音，可知他是在發熱狂囂；但是語音怎麼也聽不出來。我們只能聽見他嗡嗡的聲音，只能看見他緊鎖着眉峯，露出欲語不語的情態。唉！知道他胸中深藏着幾許悲哀……

下午的病狀比上午好些。和他說話時，他雖沒有回答我們，總算已經回復了失去的知覺了。他從這天起，竟然失去了堅忍的能力。他以前忍痛不肯呻吟，那時卻再不能使他維持平日的耐性了。他雖不像常人一般的狂呻，可是微弱的呼聲，不免從他的唇邊溢了出來。他依舊想保留自己驕持的態度，病魔壓迫着他，怎樣也不許他用理智去戰勝自己的痛苦了！

和那病狀突變的一天，相隔有三天的工夫，他因為嘔血嘔得過度，竟然停止了脈膊的跳動。若不是心尖還在做牠的工作，若不是微微的氣息，還從他的鼻孔出入，我們真疑

心他的確是已經死了了！母親情不自禁的痛哭起來，姊姊和妹妹也相對的流淚，我也只能陪着她們同泣。我們沒有錢可以延醫，沒有錢可以買藥，只能用幾副眼淚，代替了我們對於我哥哥的好意了！只能含淚去撫摩着垂死的他了！幸而他還沒有即時死去。沉鎖着的眉峯，漸漸的微動着，喉裏輕輕的透出了一絲哀音。我纔阻止住了全家人的哭泣，免得使他悲傷。

我恨死了我同居的隣人！我恨死了我同居的族人！我詛咒他們，詛咒他們臨死的病態，一定比我哥哥難堪得萬倍！徑三先生！我做夢也不會想到，人類的同情心真和被狗吃了的一樣！我素來是一個懦弱的人，現在覺得非用一個和地球同樣大的炸彈，把所有的一切炸完不可！我真想去買些信石來，投在那些狠毒的族人的食物裏面，使他們一齊的七孔流紅而死！徑三先生！我實在把他們恨入骨髓了！我哥哥的性質，你素來是知道的。他從不肯無緣無故的得罪人家；人家對他有過不去的事情，只要可以勉強隱忍，他沒有不

隱忍在心裏的。他對於一切來往的人，只有受別人的侮辱，從沒有一次侮辱過別人。就使他萬不能不和人相爭的時候，他一時和你爭過以後，旋轉頭來他依舊是非常的和氣。他時時竟然吞聲忍氣，獨自一人去痛哭一回，也不肯同別人紅着臉說話。不知道那些同居的族人，爲什麼這般恨他！

大概聚族而居的大家庭，不會說話的人，便是最吃虧的人了！可憐我的父母，因爲受了高等教育的束縛，不能破臉和族人爭執，就有許多闊綽的族人，無形的壓迫着他。驅逐了他，不許他留在家中。他在外飄流了四五年的工夫，到今還沒有回家過一次。我哥哥最後的一面，他也沒有見過！父子兄弟離散，這樣可悲可慘的境遇，我全家的人，一個個都親身領受着！人間的悲劇，完全聚集到的家中來！徑三先生！這有何話可說，何話可說呢！

我的哥哥臨死不能見父親一面，是那些族人的恩賜！我的哥哥所以這樣速死，也未始不是那些族人的恩賜呀！徑三先生！那些族人因爲和我的父親不對，遷怒我們全家的

人我的哥哥更遭了他的顯忌。我哥哥病着的時候，他們非但不肯憐惜他，反而幸災樂禍，好像哥哥生病，於他們有莫大的利益一樣。那天我們家中四人同哭時，鄰居的族人，從沒有一人來相問，沒有一人來勸慰。唉！先生！他們不來相問，不來勸慰，我倒並不十分恨他們。最可恨的是——啊！先生！我竟然不能向你細述了！他們聽見了我們的哭聲，有的嘻皮笑臉，伏在破裂了的門縫中窺視；有的故意大笑起來，笑聲蓋過了我們的哭聲；有的故意在罵自己的兒子，說他若能早的死，他們便可以早點眼亮；有的故意叫孩兒們說，「你死了嗎？我恭喜你。」這一類不堪入耳的話頭。等到我們哭聲止住以後，他們還在鬧着各樣的把戲，沒有停止。

徑三先生！世界上的物類，大概只有人類這一種動物，算得最卑賤最下劣的東西了！就是狗，雖然有暫時相鬪相咬的，總是相互吮舌的時候多；就是螞蟻，牠們相遇時，總用一對短短的觸鬚，彼此相互的握手，或者可以說是在接吻，就是最討厭的蚊子，也沒有人看

見牠們自相輕侮，或是自相殺害！徑三先生自號爲「萬物之靈」的人類，真是比狗還不如的人類！而且也是蚊蟻還不如的人類！我不信人類的感情，會隨着金錢而轉移，而事實上偏偏使我不能不信！唉！若是我家中還能保持着像祖母生存時那般榮盛，——雖然祖母生存的情形我不大知道——那怕我附近的鄰人，不狐狗一般的諂侍我們！那怕這些同居的族人，不蒼蠅一般的追附着我們！唉！人生的榮辱，隨着金錢的多寡而轉移；不幸我的家庭，受了那人糟蹋以後，便一落千丈了！徑三先生人到不幸的時候，到處都受人揶揄的！最可憐而可惱的，就是糞蛆也會從糞缸中出來，惡狠狠的咬着我們的肉體啊！可憎……

青年人的情火是容易燃燒着的；我因爲受族人的壓迫太深了，不知不覺的向你發了一陣牢騷。請你恕我腦力的不足。更要請你原諒我，實在滿肚皮的怨氣，要令我脹裂了！

我的哥哥最後的幾天，口內不住的說着囈語，究竟說些什麼，我也聽得不很明瞭。他

有時似乎和人對罵，總是怒斥着C君的名字，說C君不應令他這般難堪。有時似乎在和

一個女子說話，那時他枯瘦的臉上，露着輕風似的笑容；那女人的名字我是聽不清楚，他好像在說，他傾慕她已經傾慕了許久，懇求她收受了他的禮物，收受了他一個沸熱的心；他又說，她是枝頭上的艷花，他願終身做襯托着她的嫩葉；說她是美麗的蝴蝶，他是她刻不離身的影子；說她是芬芳的香草，他便是傳播她的香氣的清風；說她是一個空谷的牧羊少女，他便是終身伴着她的羊兒；她是發出來的清聲，他就是她的回音；他不住的對着空氣說話，還要和空氣握手，和空氣作着接吻的樣子。可是他每當這樣說了許多情話之後，接着便要放聲大哭起來，他的哭聲只有和蒼蠅一般的努力；他一面哭着，一面說，她竟然會這樣忍心的拒絕了他；他說她像大理石刻的人兒，沒有一點熱烈的心，永遠不會理解他高尚的愛情；他哭着說他一生從沒有女人和他接近，從沒有在他的心田上，滋長着愛情的艷花；他又開始詛咒自己，詛咒女人；他說他自己爲何要有這一副醜陋的臉孔，爲何生長在這樣貧苦的家庭，爲何要有這樣不幸的命運，爲何要有這一副不應有的傲骨，

爲何不肯跪倒在美女的腳前，爲何不去和女子接近；他一面又恨起一切的女人；他說女人都是木石雕成的偶像，只能受人的崇拜，卻永遠不會理解崇拜者的熱情；他說女人是罪惡的根源，女人是美麗的幻影，女人是妖艷的桃花，引起蜂蝶的猖狂，自己卻依然是麻木不仁；他又哭着說，世間的女人爲何定要這般高傲，把他拋擲在地面，理也不來理他；他又憤然說，他要是變成尼羅王，他定把世界的女人，盡數的關在羅馬城，把她們燒死，纔能出他心頭的一點惡氣。在他這幾天的囈語之中，這類的語言，差不多佔去了十分之九，所以雖然說得不很明瞭，由重復的經驗，我們還能聽出一些梗概。他有時又在賭窟之中一樣，口內在「一洞」「白板」的亂喊，臉上也露出喜怒不同的情氣；有時好像在向別人乞憐，千對不起，萬對不起的說着，要求對方寬了他付錢的期限一樣；有時口內唱着一些俚俗的小歌，這樣卑鄙的歌聲，是他一生所沒有唱過的；有時又在說，那一張「南風」是他碰的，他說第二家沒有挖進去時，他已喊過碰了，他又似在和第二家爭執着一樣，說第二家

不應這樣看輕了他；有時又在爲別人解紛，說同桌的朋友，不該爲那樣小小的一張牌的關係，便大家紅着臉爭執起來，他勸他們輸贏了幾個臭錢，不是十分重要的事情，爲了幾個臭錢，而彼此用起武來，真是未免太無意思了；有時又像他「和」倒了似的，口內在不住的說着「三十二和底，二臺，三十二，六十四，一百二十八」接着便高聲說「一百二十八和」又似在和別人算帳，兩手動着，似在數錢。先生這一番風波，在他的心上刻着多深刻的傷痕呀！

我的哥哥時常在這樣如醒如夢的說着。他的精神若是興奮起來時，瘋狂的形狀，便即時呈露出來了。雖然他的身體，已經瘦弱到那樣不堪的地步，他還能自己掙着坐了起來，好像空間有人把他扶起一樣；他要不住的捶胸大哭。他說世界上已經沒有他立足的餘地，兩手亂舞，正如同別人相爭相擊。他又要面青股慄的戰抖着，手指顫巍巍的指着空中，口內在說，在他的前面，立着一隻張牙舞爪的猛獸，一步逼緊一步，惡狠狠的向他奔撲

過來。母親前去扶着他，他和拚命似的拒絕，他說母親想把他送入猛獸的腹中；我若立在他的面前，他便指我說我是猛獸的化身。他又高聲的喊着他的伴侶，說他不應該讓他一個人孤孤單單的留在荒漠的廣野之中。有時扳着母親的肩膊，悲悲切切的哭訴，說他的一生，像溝中的污水，永遠沒有澄清的日子。慘紅色的淚水，從眼眶上洋溢了出來，被面和衣服，留着斑駁的痕跡，和印上了碎花一樣。這般發狂發了一回以後，便如死的躺着，幾乎連呼吸都被窒塞住了。

臨死的一天，病態又經過了一次變更。大概淚水和血液，在前幾天都已嘔盡流盡的了；深深的陷進去的眼珠，無光的注視着室內，和他說話時，只是無精打彩的把眼珠一轉，露出了一股令人酸鼻的神氣；兩唇鼓動着想和你答話，喉頭已經嘶啞得不成聲了。額上堆着無限的慘狀。鼻孔中的氣息，似乎吸入的時候短，呼出的時候長。脈膊已非常的衰弱。跳動着的心臟，和他的病體一樣，只留得奄奄一息，沒有興奮的機會了。我曾按着他的右

臂，脈膊跳動的次數，只有四十幾次。全體的皮膚，再也找不出一塊有血而紅潤的地方；手的乾燥，直乾燥得和風乾的雞鴨一樣。四處都是瘦骨如柴，只有腳肚卻臃腫起來，正如患着腳氣病的人。腋下時常沁出許多液體，帶有微黏的性質。隨着呼氣放出的呻吟的聲音，和蛛網上網着的青蠅一樣的哀鳴。啊！聞者的心頭，是感受着多麼的戰慄！

那是最後的一瞬了！輕煙似的微笑，浮泛到他的臉上，面容放出一陣光彩。像中夜飛鳴的孤雁，劃然長嘯，喊了一聲「媽媽去……」以後，便和人間永辭了完了！先生！我的哥哥！的高潔的靈魂，隨着最後的哀音，離開他的軀殼了！他把一生的苦惱，滿滿的遺忘在這世界上，伴着悽然的一笑，飛向另外的世界去了！完了！徑三先生！我的哥哥！撇下了我們，和流星一般的長殞了！苦痛和悲哀，永遠遺忘了他；他也永遠的遺忘了苦痛和悲哀！人間世已經永遠再找不着他的形跡，只有在夢中追想着他的音容了！啊！流星如雨！大地平沉，終有這樣完成的一日！終有這樣完成的一日呀！徑三先生……

哥哥死後五日，在他的牀頭，尋出了一些遺稿；這大概是他病中寫成的；在什麼時候寫成，我也無從知道。或者這幾節小小的遺言，是他中夜哭後寫起來的，也未可知。文句有些地方是非常錯亂，有些中間字跡不大明瞭，據我自己的推測，把牠補足；現在抄一份附在後面給你，他病中的思想，你也略窺一二的了。原稿我當好好的保存着牠，免致牠完全散失；且可以作為他臨死的紀念！作為傷心下淚的資料……

遺稿

假如人類的往事可以像陳舊的古器一樣的標着價目出賣時，那末慈悲的上帝呀！我誠心誠意的願將我半生的恨事，全盤的賣給別人；我心願用極低廉的價目拍賣了全盤的往事！我更願將我破碎不完的靈魂送給人家，一文小錢都不去收受！

啊！我真不信莊嚴宏大的地球上，有這許許多多只會作惡的人類在中間爬行着，究竟有什麼用處！啊！難道地球上不得不點綴這些罪惡的人類，像糞缸中不得不擁擠着無量數的糞蛆一般的重要嗎？難道全體的人類不得不使他自己的靈魂沾染着無限的罪惡，像牛馬的身上不得不被着全體的細毛一樣的不可缺少的嗎？難道生活着的人類不得不彼此相互的爭奪自己的食物，像腹中充滿着的臭氣不得不向空間排洩一般的難忍嗎？啊！我不解莊嚴大地，爲何到處只叢生着刺人的荊棘？我更不解人類的靈魂，爲何只沾染罪惡的彩色……

是在報紙上看到的或是在論文的集子裏面看到，我已不大記得清楚的了。不過我始終記着那句話是一個出名學者的言論。他把管子的話顛倒轉來說：「知禮節而後衣食足，知榮辱而後倉廩實。」說這話的人我敢斷定他每月至少總有兩百元進款的學者；如果他真是一個貧無立錐之地的窮酸的士人，他一定不會這樣腳跟離地的狂唱着他

的高調的。啊啊！我何嘗沒有讀過古聖賢的書？我何嘗不知以禮義自守以節操自勵？我何嘗不曉得做出寡廉鮮恥的事情，不僅辱沒了自己個人的名譽，還要連累着父母兄弟和朋友？但是知道我固然知道得和看見自己手掌一般的明瞭，這於我究竟有什麼用處呢？衣食足而倉廩實的希望，和想在深深的海底撈着一枚繡花針的一般的渺茫！這於我究竟有什麼用處呢！

死若能像睡眠一樣的輕輕的蓋着人的身體，那末我的兩目呀，便深深的永遠閉着吧！我的鼻腔呀，你不要讓惡毒的空氣再在你的孔內通過！我的心臟呀，你像風靜時的樹葉一樣，永遠不要再作着無聊的狂跳！我的耳鼓呀，你再不要聽人間的咒罵和祝福了！我的腦髓，啊！我的腦髓呀！你永遠永遠不要再印刻着人世的傷痕了！啊！我祝福死神，我祝福死神偉大的工程。假如死神能隨在睡神的後面而來，世界的一切呀！我要和你們永別了！

我希望他能够即時來迎接我的死神，他偏要裹着兩足不肯駕臨到我的前面；我咒

詛着他那不應該纏繞着窮人身體的病魔，偏要這般刻不離身的追隨我追隨了許久的時間！不知前生作下了幾許冤孽，今生受盡了艱難苦惱的報應！啊！上帝呀！我請問你！

息息不寧的靈魂暫時在睡夢中偷作片刻的安寧，無端的又被翻山倒海似的跳梁着的耗子驚醒了。睜開倦眼向四周觀察時，在黑暗如漆的夜幕的外面，顯露着無量數的頭顱；牆外的夜鶯在婉轉悲切的細訴着，我的心如殘雪融解在紅爐之中一樣。細思一生的遺跡猶如一片廣漠無際的廢墟，猶如埋葬着無盡藏的寶物而又一無所見的黑夜。啊！生命的廢墟！廢墟一般的生命埋藏在黑夜之中的寶物一般的生命！在我的短短的生命中，在我的和廢墟一般廣漠，黑夜一般祕密的生命之中，何處去找一片小小的水草豐饒的地方？何處去找一座在陽光底下反射着奪目的光芒的金字塔？更何處去找令人醉心令人忘卻了世間一切的幻夢？

幾年來的殘痕已塗上了一層深黑的色彩了！青春的星火已被生活的狂濤澆得一

息無存的了！啊！我早知道人生的意義原是不過如斯，母親呀！你當我初生時爲何吝惜一桶水不將我好好的澆死？一定要留這樣一無所長的人在世多留一點污穢的痕跡！啊！任教掘盡了太平洋的洋水，也洗濯不淨這人間充滿着的罪惡，洗濯不淨充滿着罪惡的人間了！

啊！風雨連宵，一燈如豆，場上臥着一個垂死的病人，這是什麼境界呀！天呀！讓我的腦髓凍結成頑石一般堅硬的冰塊吧！讓我縷縷的繁思化成一陣青煙向空中飛散了吧！啊！我若能變成一隻放在桌上被人任意宰割的羔羊，倒也比現在在這里追思着不堪回首的往事來得好過啊！天呀！母親呀！我難道非追思着那悲傷的往事不可嗎？啊！啊！幻象拉開我的心幕，過去的悲劇一本本在我的眼前重演出來了！啊！妖艷的女性呀！我像耶穌一般的虔誠向你們禱告，祝願你們永遠永遠的升上天堂去迷惑着有錢的貴人！你們不要，千萬不要向這邊沈沒在十八層的地獄裏面的窮鬼前頭來顯誘惑的嬌態！不要再誘惑着

我，使我的靈魂鋼在相思的獄裏永遠不得超升！啊！消滅了吧！妖艷的女性！不要在我的腦裏賣弄着你們的風姿！

我回想起來——啊！天呀！我難道非回想不可的嗎？祖母呀！骨肉將要化成腐泥墓門的前面已經長着無數青草的祖母呀！你的臉色留在我的腦底的依舊和生前一般豐滿！啊！祖母！你可曾想到你死了以後家庭起了如許的變更？啊！你可曾想到你親生的兒子竟然會自己骨肉相殘？啊！祖母！我們的家庭原是不該鬧到這樣凋殘零落的境地的！啊！啊！爲了一個不相干的人的關係，竟不得不鬧到這樣凋殘零落的境地了！可憐我們的家庭鬧到這般衰敗的地步，只能爲別人造成可以無惡不作的環境！只能買得他離開你兩個兒子的毒計！可憐你一死之後不能有好好的名譽加到你的身上，只有千萬人的吐罵的聲音，隨着微風轉送到你的墳前！啊！我！我！一生的好夢，也無形中爲這不幸的事情所打破！

名譽金錢美人！我的一生和這三種美妙的名詞，永遠沒有締結過片刻的良緣！我的

一生只有窮苦是永不離身的好友！——啊！名譽有什麼用處，金錢有什麼用處，美人又有什麼用處呢？垂死的人想到了這三種美妙的名詞更有什麼用處呢？死了以後有一件可以隨身帶到墳墓中去和我殉葬嗎？我還要想念着他嗎？——啊啊！我又怎能不想念着他們呢！我深願我的身體爲他們殉葬，那里敢希望他們殉我而葬呢！

啊！白雲飄渺，流水潺湲，我的心呀，那是你永久的歸宿了！百花怒放，香氣盈溢，啊啊！我的靈魂將隨着狂蜂輕蝶在徘徊而飛舞了！綠楊飛絮，隨水漂流，我的愛人，我的愛人呀！你是那水晶宮裏的龍女！……

……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國難後第二版

(81702)

文

孤雁一册

册定價大洋伍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者 王 以 仁

者兼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權所
翻印必究

*D三三七四

